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 服飾論述與國族認同

林美香*

本文探討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人如何透過服飾及其與身體的連結，建立國族想像和國族認同。本文首先從較大的文化背景來瞭解服飾與國族的連結關係，觀察歐洲在經歷文藝復興運動、印刷術普及，以及海外探險等歷史變化後，服飾如何透過印刷出版的「服飾書」(costume books)與「地圖」，成為定義國族差異的主要標誌。接著進入英格蘭本身的歷史情境，探索英格蘭人如何從服飾問題出發，思考並建構自身的國族形象。本文主要利用的史料為民間文人的作品，如論冊(pamphlets)、遊記、講道(sermons)、地圖等，它們主要為市場、大眾而寫，表達了當時文人對國族的想像，及對「英格蘭屬性」(Englishness)的理解。由於此時期的國家概念，多以「身體」的意象表達，稱為「政治體」(body politic)，本文也利用身體的意象，討論當時三種對國家之身體(簡稱「國體」)不同的想像，分別是：「裸露的國體」、「混雜的國體」與「文雅的國體」。前兩者代表負面的批判，也是深沈的自省，展現英格蘭人遭受異國文化入侵而面臨的產業危機、道德腐化與認同問題；最後則是在前兩者的基礎上，追尋英格蘭美好過往，重建民族認同，以及剛強、文雅等民族特質。此三者象徵著英格蘭國體三種不同的穿著方式，也是三種不同的國族特質，它們都顯示了服飾是此時期建構英格蘭國族認同重要的載體。

關鍵詞：國族認同、服飾、身體、服飾書、十六及十七世紀英格蘭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裸體的英格蘭人

柏得(Andrew Boorde, c. 1490-1549)是英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時代，一位行腳各地的醫生，從 1528 年至 1540 年之間，足跡遍佈英格蘭與歐洲各地，甚至遠達耶路撒冷及北非地區。1542 年他將歷年旅遊所見以半韻文、半散文的方式，寫成了《知識入門第一卷》(*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並於同年 5 月題獻給當時的瑪麗公主(即未來的瑪麗女王，Mary I, r. 1553-1558)。此書後來在 1555 年及 1562 年印刷出版兩次，是英格蘭第一本海外旅遊手冊，記載各地風俗民情，也教導各地語言、錢幣等旅遊所需的知識。¹本書從英格蘭開始，接著是威爾斯、愛爾蘭、蘇格蘭，再跨到歐陸的挪威、法蘭德斯(Flanders)、日耳曼、西班牙、法國，義大利等地區，最後到土耳其、埃及，按著區域或國家依次介紹。在每一個區域或國家的開頭，此書都附上一幅木刻版畫，呈現各地人物的穿著打扮，而且在每一章文字的第一段落，介紹當地

¹ 此書全名為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which dothe teache a man to speake parte of all maner of languages, and to know the usage and fashion of all maner of countreys. And for to know the moste parte of all maner of coynes of money, the whych is currant in every region. Made by Andrew Borde, of Physycke Doctor. Dedycated to the right honorable and gracious lady Mary daughter of our soverayne Lorde Kyng Henry the eyght.* 有關柏得生平見 Paul Wohlfarth, *Andrew Boorde: Monk, Physician and Traveller*; Elizabeth Lane Furdell, "Boorde, Andrew,"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870>, accessed 14 May, 2014.

服裝時尚與風俗。²

然而，翻開第一章「英格蘭」，映入眼簾的卻是一位幾近裸體的英格蘭男人(圖 1)，頭上戴著飾有羽翎的圓帽，臀部前後以布包住；左手拿著一把大剪刀，右手披著一塊布料。圖片底下的詩文，也是開頭的 6 行文字，寫著：

我是個英格蘭人，裸身站在此處，
腦中盤旋著，什麼樣的衣服我該穿；
有時我想穿這件，有時我又想穿那件，
所以現在我不知道該穿哪件？
所有的新款式我都喜歡，
不管有錢沒錢，我通通想換。³

對照其後幾章各國、各區的圖像及文字，只有英格蘭人是裸體的，與此相對的是第 22 章的那布勒斯王國(Kingdom of Naples)，這是全書唯一沒有附上圖像的地區。柏得指出此國服飾屬義大利式或羅馬式，其人民從不離棄舊有的服裝，「所有新的服裝時尚，我都留給英格蘭」。⁴除了土耳其之外，柏得對日耳曼(High Almayne)、熱那亞(Iene)等地，也強調他們「從不改變父祖的服裝風尚」，⁵英格蘭人好改易服裝的形象，由此對比顯得更加鮮明。

裸體的英格蘭人，以及他在服裝上無所適從的樣子，也成為柏得

² 本書除了那布勒斯(Naples)以外，各章開頭皆附一幅版畫，其內容以服裝為主，有時是上層階級樣貌的人物，有時是勞動的平民。圖像中的人物以男性為多，偶爾也會出現女性，不過有些圖像重複出現，並未完全準確呈現各地不同的服飾特色。

³ 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p. 116.

⁴ 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p. 177.

⁵ 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pp. 159, 188.

同時代作家最常引述的意見與視覺象徵。如哈理森(William Harrison, 1534-1593)在《英格蘭記敘》(*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1577)中，提到某位作家(未指出是柏得)，為了要描繪英格蘭人的服飾，畫了許多張圖片，但都放棄了，因為他找不到一種在英格蘭常見而固定的服裝樣式，最後只好「畫了一張裸體男子的圖片，其中一隻手拿個大剪，另一手帶著一塊布，好讓他可以依據自己喜愛的樣式，裁剪自己的衣服，因為他找不到一種可以時常使他歡喜的服裝」。哈理森認為這張圖像反映了「我國荒誕的愚行」(the fantastical folly of our nation)。⁶相近的描述也出現在1571年英格蘭教會所出版的《講道書》(*Book of Homilies*)中，其中第六講〈反服飾之奢華〉(The Sermon against Excess of Apparel)提到：

某一個人想要畫出每一個國家人民慣用的服飾，當他畫好其他國家後，他畫了一個全裸的英格蘭人(the Englishman all naked)，並在他手臂上掛了一塊布，讓他自己做出他覺得最好的服裝，因為他太常改變自己的服裝，[畫者]不知道該如何為他做出[想要的衣服]。《講道書》的作者接著指出：「因為這些荒誕的穿戴(fantastical devices)，我們使自己成為其他國家的笑柄。」⁷

柏得所提供的圖像，在十七世紀的文學作品與遊記中繼續出現，如戴可爾(Thomas Dekker, c. 1572-1632)在《倫敦的七大罪》(*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1606)中，用了和《講道書》十分相近的文字敘述，提到一位「機智的畫家」描畫各國服飾，卻無法捉摸英格蘭人的服裝，只好畫了個「裸體」男子，「手中持剪、臂上掛布」，因為「除了他自己，沒有

⁶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ed. Georges Edelen, p. 145.

⁷ "The Sermon against Excess of Apparel," in *Certain Sermons or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in the time of the Late Queen Elizabeth of Famous Memory*, p. 278.

人可以剪裁出他要的服裝。」⁸科雅特(Thomas Coryate, 1557?-1617)在 1611 年的《遊記》(*Coryat's Crudities*)中，比較威尼斯人與英格蘭人服飾的差異時，也提到：

在太陽底下，我們比任何國家都穿更多種荒誕怪異的服裝(phantasticall fashions)，僅除了法國人以外。這點讓威尼斯人及其他義大利人找到機會，把英格蘭人貼上輕浮的標籤；把他畫成裸體，手上拿著大剪刀，以他那精神錯亂的腦袋想出的無用點子，而不是用合宜和禮節(comelinesse and decorum)，來做自己的衣服。⁹

從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上半葉，柏得所提供的圖像重複出現在不同的著作中，甚至是官方規定每週皆須在教堂傳講的《講道書》。但引述柏得圖像的作者，皆未提及原作者的名字，我們亦無從確認柏得是否為英格蘭境內第一位做此發想的人，甚至到了科雅特的《遊記》中，繪此圖像的人變成威尼斯人或義大利人。¹⁰這個現象，一方面可歸因於這個時代不在乎著作權的問題，作家時常隨意引用他人文字或圖像。另一方面，這也顯示「裸體的英格蘭人」已成為許多人共享的詞語及圖像，它變成代表英格蘭的視覺符號，也是英格蘭國族的「自我再現」(self-representation)，甚至在科雅特的作品中，轉變為外

⁸ Thomas Dekker,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Drawne in Seuen Seuerall Coaches, through the Seuen Seuerall Gates of the Citie, Bringing the Plauge with Them*, p. 59.

⁹ Thomas Coryate, *Coryat's Crudities*, v. 1, p. 398.

¹⁰ 另一位英格蘭作家藍京斯(William Rankins, ?-1609)，在 1588 年的作品中也簡短提到「裸體英格蘭人」的形象，但繪圖者變成「日耳曼人」(the *Germaine*)，見 William Rankins, *The English Ape, the Italian Imitation, the Footestepes of Fraunce*, sig. D1r.

國人所再現的英格蘭人。¹¹借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話來說，這個圖像成為英格蘭人「想像」此「共同體」的載體。¹²

「裸體的英格蘭人」形象何以在這個時代出現？又何以成為上述這些作家對英格蘭共有的認識與焦慮？它與英格蘭人的國族認同有何關聯？誠如安德森所言，「印刷——資本主義」(print-capitalism)是帶起近現代國族想像與國族認同的主要推動力，它創造了一種在「神聖語言」之下，又在各種地方語之上的「民族印刷語言」，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對他們自身進行思考，並將他們自身與他人關聯起來」。¹³柏得的《知識入門第一卷》，連同其他眾多在此時代以英文書寫並出版的印刷品，激發了那些能閱讀或聆聽英文的英格蘭人，思索何謂「英格蘭屬性」(Englishness)，也就是能連結這一群英格蘭人共有的民族特質(national character)是什麼。但這樣的思索是如何進行的？安德森以深具啟發性的方式，用報紙和小說來談論國族想像的進程，但他也把我們的焦點侷限在文字，以及抽象的思考方式上。然而，柏得「裸體英格蘭人」的例子提醒我們，在「印刷——資本主義」浪

11 本文所謂的「國族」，即英文的 nation。在近代以前，英文的 nation 乃指擁有共同祖先、共居一地，或分享共同語言、文化、歷史的一群人，又特別是政治上組合為一體的人，其兼有中文的「民族」與「國家」之意，因此本文譯為「國族」。此詞在當時的定義，可以是政治上的，也可是文化上的，所以尚未形成統一王國的義大利仍被視為一國族。參見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 2, p. 1892.

12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13 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 87、72、115。在歐洲的「神聖語言」指的是拉丁文，「民族的印刷語言」則指英文、法文、德文等，與各民族國家之形成密切相關的共通語文。

潮下，文字與圖像同時藉著印刷的方式流傳，而且它們推動的不僅是抽象式的，也有視覺式的想像(visual imagination)。所謂視覺式的想像，可以是以具像方式表達的圖畫、地圖，也可以是透過文字所形成的視覺圖景。¹⁴柏得的「裸體英格蘭人」，也給我們在圖像之外的另一個聚焦點：服飾。在近代早期，歐洲的國族想像與服飾密不可分，而服飾透過印刷文字或圖像，構成一種視覺式的想像，並藉此發展安德森所謂的「民族歸屬」(nationality)或「民族屬性」(nation-ness)。¹⁵

本文希望能藉著安德森的啟發，也藉著他所未及之處，來回答上一段開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不過這三個問題其實導向一共同的議題：近代早期的英格蘭人，如何透過對服飾的思索，建立國族想像與國族認同。有關近代早期英格蘭國族認同的研究，過去有不少學者以新教主義(Protestantism)為中心，討論英格蘭國族認同的建構。¹⁶近年在

¹⁴ 安德森在《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簡短提到「共同體怎樣在視覺上被表現出來」，但他所談的是「神聖的共同體」，而不是印刷書大量流行後新的政治共同體。他也把中世紀神聖共同體的想像方式，與近現代想像的方式截然二分。他認為，中世紀「是一個幾乎完全以視覺和聽覺來表現現實想像的世界」。雖然他在此書的第十章談到「地圖」，但內容很少，見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 59、239-246。基本上，安德森只重視印刷文字對近現代國族建構的影響，但視覺與聽覺的媒介其實也不可忽略。以視覺傳達的國家想像，除了本文所談的服飾外，還可包括紀念碑、慶典、國旗、電影等。在聽覺上，如聲光兼具的電影、廣播節目、國歌、民族歌謠與音樂等，也在國族認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參考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Les Lieux de Memoire*)。

¹⁵ 原譯文用「民族的屬性」，見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頁 40。

¹⁶ F. Smith Fussner,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1580-1640*; William Haller,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the Elect*

安德森與巴巴(Homi K. Bhabha)的影響下,¹⁷也有越來越多學者從文學「敘述」(narration)討論英格蘭近代早期的國族認同,如赫格森(Richard Helgerson, 1940-2008)、索爾賽克(Susanne Scholz)、蘇蘭宜(Anna Suranyi)、麥克易琛(Claire Elizabeth McEachern)等人。¹⁸此外,又在赫格森的影響下,部分學者注意到地圖與國族建構的關係,如克藍(Bernhard Klein)、葛登(Andrew Gordon)等人。¹⁹至於從服飾的角度討論此問題的,則相當少見,唯值得一提的是漢茲雪(Roze Hentschell)所著《英格蘭近代早期的毛布文化——國族認同的文本建構》,她以 1575 至 1615 年之間英格蘭各類文學作品為素材,以毛布及毛布產業(wool cloth industry)為中心,討論毛布與國

Nation, pp. 224-250; J. G. A. Pocock, "England," pp. 98-117; John W. McKenna, "How God Became an Englishman," pp. 25-43; Patrick Collinson, *Godly People: Essays on English Protestantism and Puritanism*; Tony Claydon and Ian McBride, *Protestant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ain and Ireland, c. 1650-c. 1850*.

¹⁷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¹⁸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laire Elizabeth McEachern, *The Poetic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90-1612*; Susanne Scholz, *Body Narratives: Writing the Nation and Fashion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Herbert Grabes, ed., *Writ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nna Suranyi, *The Geniu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ravel Writ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¹⁹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pp. 105-147; Andrew Gordon and Bernhard Klein, eds.,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Bernhard Klein,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reland*.

族認同之間的關係。²⁰漢茲雪的作品較著重產業問題在文學作品上的投射，而本文則希望從整體服飾問題，包括產業衝擊、異國時尚的追逐、身體、國體與服飾的連結等，討論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國族想像。

本文首先將從較大的文化背景來瞭解服飾與國族的連結關係，觀察歐洲經歷文藝復興運動、印刷術之普及，以及海外探險等歷史變化後，服飾如何成為定義國族差異的主要標誌。接著進入英格蘭本身的歷史情境中，探索英格蘭人如何從服飾問題出發，思考並建構自身的國族形象。由於此時期的國家概念，多以「身體」的意象表達，稱為「政治體」(body politic)，²¹本文也將從身體的意象中，討論三種對國家之身體(簡稱「國體」)不同的想像，即「裸露的國體」、「混雜的國體」與「文雅的國體」，它們象徵著英格蘭國體三種不同的穿著方式，也是三種不同的國體形象，我們可由其中看到服飾與英格蘭國族認同的連結。

本文所使用的材料，即安德森所談的「印刷——資本主義」中產出的圖像與文字。這些作品主要為市場、為大眾而寫，表達了當時文人對國族抽象式或視覺式的想像，從而在精神上、概念上幫助英格蘭人掌握何謂「英格蘭屬性」。這些材料多為民間文人的作品，而非英格蘭官方的出版品或法令(雖然兩者也有相呼應之處)。這些民間文人如下野的政治家史密斯(Sir Thomas Smith, 1513-1577)、遊記作家哈理森、製圖家史必得(John Speed, 1552-1629)等人。其中尤值得一提的是「論冊作

²⁰ Roze Hentschell, *The Culture of Clo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A National Identity*.

²¹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國族論述中，「身體」的比喻時常出現，參見 Philip Wolf,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uses and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pp. 162-164.

家」(pamphleteers)，如格林(Robert Greene, ?-1592)、史塔普(Philip Stubbes, c. 1555-c. 1610)、戴可爾、納許(Thomas Nashe, 1567-c. 1601)、藍京斯(William Rankins, ?-1609)等人，他們鬻文為生，寫作內容多即時反映時事、針砭社會風尚，或戲謔不羈、或諄諄教誨，吸引了眾多讀者，甚至不限於受教育階層。²²更重要的是，他們所書寫的「論冊」(pamphlets)一方面延續中古道德傳統，另一方面以此道德傳統批判時事，其所用的語言和類比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反映此時代共有的「思考習慣」(habits of thought)與「思考方式」(ways of thinking)。²³此種共有的思考習慣或方式，若與文藝復

²² 1560年至1600年之間，英格蘭的識字率因學校的增加，而有大幅成長，此時期出版品大量的增加，也支持了這個看法。依據 David Cressy 的統計，1640年代鄉村地區約有30%的成年男性人口識字，倫敦地區則高達78%。但 Tessa Watt 認為，這些數字可能都還低估了可以閱讀的人口，以及那些未受過學校教育，透過口語傳述而知悉文本內容的人。綜合而言，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確有相當廣大的可閱讀人口，而且這些人多數學識不高、學養不深，也未必富有，「論冊」或「歌謠」一類的出版品，其價格便宜、內容易於理解，正好符合他們的需求。參見 David Cressy,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 72; Tessa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 pp. 7-8.

²³ Sandra Clark, *The Elizabethan Pamphleteers: Popular Moralistic Pamphlets 1580-1640*, pp. 36, 211. 「論冊」是16世紀中葉英格蘭新興的印刷品，尤流行於1580年至1640年之間，屬通俗性的大眾作品，裝訂簡單、價格便宜，而內容龐雜多樣、文體混雜，多報導當代奇聞軼事，也回應政經時事，主要讀者以中間階級為主，但下層階級也能透過論冊的插圖或他人口述，瞭解其內容。有關「論冊」的定義與出版情況，見 Marie-Hélène Davies, *Reflections of Renaissance England: Life, Thought and Religion Mirrored in Illustrated Pamphlets 1535-1640*, pp. 1-8; Sandra Clark, *The Elizabethan Pamphleteers*, pp. 11-33; Tessa Watt,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pp. 264-265.

興時代普遍的文化思維相連結，我們將更能掌握，服飾在此時代是在何種思維與心態下被理解與反省。

二、服飾與國族區隔

文藝復興時代服飾與國族之間的連結，最具像的表徵為十六世紀下半葉印刷出版的「服飾書」(costume books)。從 1562 年至 1610 年，歐洲至少出版了 16 種「服飾書」，其中半數都再版。²⁴第一本印刷的服飾書，是 1562 年迪瑟普(François Desprez)在巴黎出版的《當代歐洲、亞洲、非洲與蠻荒島嶼各式服飾集》(*Le recueil de la diversité des habits qui sont de present en usage dans les pays d'Europe, Asie, Affrique et Isles sauvages*)，內有 121 幅以歐洲各城市服飾為主的木刻版畫，此書於兩年後即再版。²⁵十六世紀最完整也最有系統的服飾書，則是梵伽利歐(Cesare Vecellio, c. 1530-c. 1601)於 1590 年在威尼斯出版的《古今各地服飾》(*Degli 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di diverse parti del mondo*)，包含 428 幅版畫，此書於 1598 再版並擴增到 503 幅版畫，名為《古今世界服飾》(*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di tutto il mondo*)。²⁶從迪瑟普到梵伽利歐的「服飾書」，所涵蓋的服飾圖像越來

²⁴ 有關歐洲地區服飾書的出版目錄，可參見 Jo Anne Olian, "Sixteenth-Century Costume Books," pp. 20-21; S. Jackson Jowers, *Theatrical Costume, Masks, Make-up and Wigs: A Bibliography and Iconography*, pp. 131-133.

²⁵ 有關此書的研究可見 Isabelle Paresys, "Images de l'Autre vêtu à la Renaissance. Le recueil d'habits de François Desprez (1562-1567)," pp. 15-56; Ann Rosalind Jones, "Habits, Holdings, Heterologies: Populations in Print in a 1562 Costume Book," pp. 92-121.

²⁶ 有關此書的研究可見 Margaret F.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Introduction, Vecellio and His World," pp. 8-48; Eugenia Paulicelli, "Mapping

越多樣，從十六世紀當代的服裝延伸到古代希臘、羅馬以來的服裝樣式，也從以歐洲各城市為主的服裝描畫，擴展到東方土耳其、中國，以及美洲、非洲的穿著。它們不僅呈現各地、各民族不同的服裝樣式，也展示服裝時尚的歷史變化，以及文明化的歐洲與其他未開化區域的差異。因此，服飾書可說是十六世紀歐洲對服飾的「歷史」紀錄，也是服飾的「地理」調查。

對當時的讀者來說，這些「服飾書」的用途，並非像現代讀者瀏覽服裝雜誌那樣，用來掌握最新流行趨勢，或做為購買或穿搭服裝的參考，而是另一種「遊記」，藉由旅行者親身記錄或口傳而描畫的服飾圖像，伴隨著其中人物所攜帶的工具及配件(如彎刀、長矛、弓箭、鋤頭、菜籃等)，滿足了讀者對遙遠異地的好奇心，得以觀看各地風俗及生活樣態，也藉此想像並認知遠方的他者。²⁷「服飾書」更是一種「民族圖譜」(ethno-iconography)，²⁸以某些具有地域特色的服飾，區隔出國族的

the Worl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Dress in Cesare Vecellio's Costume Books," pp. 24-53.

²⁷ 「遊記」也是十六、十七世紀服飾書重要的參考資料，如梵伽利歐的《古今世界服飾》(1598)中，有關美洲服飾及生活習俗的部分，大量參考了哈理奧特(Thomas Harriot, c. 1560-1621)的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及德·布里(Theodor de Bry, 1528-1598)的 *Les Grands Voyages* 兩部遊記。參見 Margaret F.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Introduction, Vecellio and His World," pp. 35-41. 此外，某些被歸類為「服飾書」的作品，本身也同時是遊記，如尼可雷(Nicolas de Nicolay, 1517-1583)的《東遊旅記前四卷》(*Les quatre premiers livres de navigations et pérégrinations Orientales*, 1567)。

²⁸ Daniel Defert, "Un genre ethnographique profane au XVIe: les livres d'habits (essai d'ethno-iconographie)," pp. 25-41.

界線或地域間的差異，如威尼斯男貴族的托加長袍(toga)、法國仕女的心形頭飾(attifet)、英格蘭女貴族以毛皮(fur)飾邊用來保暖的外衣、土耳其男性碩大的頭巾帽(turban) (圖 2、3、4、5)。同時，服飾書也以服飾為基礎，將歐洲人所知越來越廣的世界，納入歐洲人可理解的知識體系內，即由服裝管窺風俗民情，如梵伽利歐提到中國男貴族穿著和威尼斯貴族類似的托加長袍，但用更昂貴的絲或錦緞製成，而且袖子比手臂長度再長一半，足以遮住全手不被看到。相對於全身包裹的中國男人，美洲地區的男女裸露較多，且身上多處刺青、耳穿魚骨、身披獸皮與各色串珠(圖 6、7)。中國或美洲的服飾圖像，皆可讓歐洲讀者一窺陌生的他者，又可對照出歐洲內部服飾與文化的相似性。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知識體系內，是「服裝」而不是「面孔」定義了民族差異。「面孔」或身體特徵在近代早期歐洲是相面術(physiognomy)所關懷的場域，被視為內在靈魂的映照，²⁹直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歐洲，才逐漸在「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激盪下，成為區隔各民族的標記。³⁰若說十八、十九世紀的國族概念，是以「身體」為中心，則十六、十七世紀的國族區隔，乃把焦點放在身體所穿的「衣服」上。雖然十八、十九世紀以來，也出現了「民族服飾」(folk costume)，如蘇格蘭男性所穿的短裙(kilt)，並以此表達國族認同，但這些服飾其實是以近代民族主義為基礎所建構的國族共同體，對其民族文化與歷史所

²⁹ 相關研究見 Martin Porter, *Windows of the Soul: The Art of Physiognomy in European Culture 1470-1780*.

³⁰ 「種族」(race)一詞也出現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文獻中，但當時的意義較接近「民族」或「國族」(nation)，指由相同血緣、語言、宗教或習俗所組成的一群人，或居住於相同地理區域的人，而非指體態、膚色等生理上的差異(biological difference)。參見 Joyce Green MacDonald, ed., *Race, Ethnicity, and Power in the Renaissance*; Valerie Traub, "Mapping the Global Body," pp. 44-97.

賦予的「想像」，或可說是「被發明的傳統」。³¹

不過，十六、十七世紀的服飾書，也不能完全視為真實服飾的記錄，許多服飾書作者所提供的圖像，並非來自一手親眼的觀察，如 1562 年出版的《當代歐洲、亞洲、非洲與蠻荒島嶼各式服飾集》、1563 年的《當代各民族服飾》(*Omnium fere gentium nostrae aetatis habitus*)、1577 年的《各民族服飾》(*Habitus praecipuorum populorum*)，³²都大量參考了義大利版畫家維科(Enea Vico, 1523-1567)在 1540 至 1560 年間所繪的系列人物版畫，其包含各地男女圖像，每張版畫以單一人物呈現各地不同穿著，這種形式延續到後來所出版的各個服飾書，也多以單一男性或女性人物為基本格式。雖然也有一些服飾書來自旅遊者本人一手觀察，但這些作品又往往成為後繼者模仿的對象，如尼可雷的《東遊旅記前四卷》(*Les quatre premiers livres de navigations et pérégrinations Orientales*, 1567)，是作者伴隨法國大使前往東方遊歷 15 年觀察所得。這本服飾書內含 60 幅圖片，描繪土耳其、希臘、北非等地男女各類服裝，它不但是十六世紀再版最多次的服飾書，也成為此後其他服飾書描繪東方服飾時的樣版，如梵伽利歐的《古今各地服飾》(1590)，其中歐洲以外的服飾圖像多處借用尼可雷的版本(但並非完全忠實的借用)；而梵伽利歐再版後的服飾書，又大量被德·格蘭(Jean de Glen)的《古今世界服飾、風俗、儀

31 有關近代民族主義的發展與「被發明的傳統」，參見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有關蘇格蘭短裙被發明為「國族認同」的歷史，參見：Hugh Trevor-Roper,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pp. 15-42.

32 Ferdinando Bertelli, *Omnium fere gentium nostrae aetatis habitus, nunquam ante hac aediti*; Hans Weigel, *Habitus praecipuorum populorum, tam virorum quam foeminarum Singulari arte depicti*.

式與行為方式》(*Des Habits, moeurs, cérémonies, façons de faire anciennes & modernes du monde*, 1601)所抄襲。³³

在各服飾書互相模仿借用的情形下，許多服飾書混雜了真實與想像。³⁴因此，如果要以服飾書還原十六、十七世紀人民的穿著，必須非常謹慎，尤其是歐洲以外的地區。這一點也許減損了服飾書的史料價值，但如果我們將服飾書視為一個新時代的產物，即歐洲在更頻繁的跨國(或跨洲)旅遊、貿易及文化交流下，對民族與地域差異深刻的覺察、對自身與他者的省思及再現，那麼服飾書仍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一如史瓦茲(Stuart B. Schwartz)所指出的：「對另一個文化的描繪之所以重要，在於它們可告訴我們有關觀察者的事，而非被觀察者。」³⁵所以，服飾書也許留給後人對美洲、非洲文明偏頗的認識，但卻可以告訴我們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又如何理解他者。

在以服飾為主體，省思及理解多元文化的過程中，各個服飾書展現了明顯的共通性。首先，此共通性表現在服飾書的分類架構上，如前文所提，服飾書最大的分類架構是「國族」，以梵伽利歐的《古今

³³ 各服飾書互相模仿的關係，見 Jo Anne Olian, "Sixteenth-Century Costume Books," pp. 21-36; S. Jackson Jowers, *Theatrical Costume, Masks, Make-up and Wigs*, pp. 131-133.

³⁴ 有關服飾書的特性，除了 Jo Anne Olian 的作品外，可參見 O. Blanc, "Images du monde et portraits d'habits: les recueils de costumes à la Renaissance," pp. 221-261; Ulrike Il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ostume Book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pp. 29-47; Liz Horodowich, "Armchair Travelers and the Venetian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pp. 1039-1062.

³⁵ Stuart B. Schwartz, ed.,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Observing, Repor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pp. 1-2.

各地服飾》為例，作者希望在他的書中「談論各國各民族所穿各類服裝」，³⁶因此由近而遠，依國族依序介紹義大利各地、法蘭西、西班牙、日耳曼、英格蘭、土耳其、希臘、敘利亞、日本、中國、非洲、美洲等地的服飾與風俗。不過服飾書除了以國族為地域區隔之外，也混合著「城市」的分類方式，特別是針對還未形成統一國家的義大利地區，如梵伽利歐將義大利地區以城市或王國為單位，細分為羅馬、威尼斯、塔斯坎尼(Tuscany)、那布勒斯王國等。又如《當代歐洲、亞洲、非洲與蠻荒島嶼各式服飾集》，從法國巴黎開始，再介紹羅馬、威尼斯等城市的衣著，但也同時依照國族介紹法蘭西、英格蘭、蘇格蘭、法蘭德斯、土耳其、埃及、印度等地的服飾。

在以國族或城市為分類的大架構下，服飾書又依照「社會階層」及「性別」兩架構來安排圖片的次序與內容，如《當代歐洲、亞洲、非洲與蠻荒島嶼各式服飾集》所列的圖像，首先是具有貴族身分的「騎士」(Le cheualier)，接著是「仕紳」(Le gentilhomme)、「女仕」(La damoysele)，依序往下又有「法官」(Le president)、「市民」(Le bourgeois)、「工匠」(L'artisan)、「勞工」(Le laboureur)等。在這些不同社會層級的人物中，作者穿插男女圖像，或一男一女前後接續呈現，如巴黎「女市民」(La Bourgeoise)與男市民、「葡萄牙男人」與「葡萄牙女人」(Le portugais, La portugaise)、「巴巴里女人」與「巴巴里男人」(La barbare, Le barbare)、「印度男人」和「印度女人」(L'indien, L'indienne)，以顯示兩性不同的衣著。³⁷ 從社會階層及

³⁶ 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The Clothing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Europe,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p. 54.

³⁷ François Deserps,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Styles of Clothing Which Are Presently Worn in Countries of Europe, Asia, Africa and the Savage Islands, All Realistically Depicted*, ed. and trans. Sara Shannon, pp. 42-43, 118-119, 122-123, 128-129.

男女的分類來看，服飾書在某種程度上也呼應了此時期歐洲各地頒佈的「禁奢法」(sumptuary laws)或「服飾法」，以圖像方式呈現社會階序與男女差異，但服飾書的作者也同時將這一套社會秩序觀，置於非歐洲地區的社會中。

在國族、城市、社會階層及性別的架構下，十六、十七世紀的服飾書將歐洲與世界各地的人民加以歸類與分別，放在可由視覺鑑別的圖譜中，其讀者則可藉此建立對一國一地，及特定社會身分的認知。相似的知識建構方式也可見於同時期流行的印刷地圖上。自 1570 年安特衛普(Antwerp)製圖家奧提利烏思(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出版歐洲首部「世界地圖集」——《寰宇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 or Theatre of the World*)以來，各國、各地的土地形貌、海洋與陸地上的生物，躍然紙面，歐洲人藉此瀏覽寰宇萬象，也認知到各民族居住地的差異。服飾書與地圖看似為不同的視覺文獻，各以服飾和地理為主體，但兩者其實皆為近代早期歐洲人認識並定義各區域差異的工具，也均有綜覽世界百態的企圖。因此，奧提利烏思和後來的荷蘭製圖家貝理歐(Willem Jansz Blaeu, 1571-1638)，都以「寰宇劇場」為他們的世界地圖集命名，而同樣來自低地國地區(the Low Countries)的畫家德·希爾(Lucas de Heere, 1534-1584)也以同樣的標題，稱他的服飾書為《寰宇各族各國古今各類服飾劇場》(*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s*)。

在分類的大架構上，地圖與服飾書一樣，都以國族和城市為主，透過展現「他者」，它們共同強化了歐洲人民的地域認同與國族認同。這兩者之間的相似性，在當時就已被製圖家所注意，如義大利的羅薩喬歐(Giuseppe Rosaccio, ?- c. 1620)在 1607 年所製的義大利地圖(圖 8)，下方有 30 個義大利主要城市的輿勢圖(chorography)排成一列；地圖右上方則有 35 個方格，內繪各城市主要衣著形式，各由單一人物、或男或女

呈現，名為「古今服飾」(*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d'Italia*)。³⁸相近的形式更廣泛見於十七世紀低地國地區所製作的地圖，如葛瑞茲(Hessel Gerritsz, c. 1581-1632)所繪的義大利地圖(*Nova Descriptione D'Italia Di Gio. Anton. Magino*, 1617, 圖 9)，³⁹以及同時期的貝理歐所繪之世界地圖——《寰宇劇場》(*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635)。以貝理歐的「歐洲地圖」(*Europa recens descripta*, 圖 10)為例，這張圖和葛瑞茲的義大利地圖類似，在地圖的上方陳列主要城市輿勢圖(如阿姆斯特丹、倫敦、威尼斯、里斯本等)，地圖兩側由上而下的方格，則以服飾書的形式表現各國或各城市的服裝樣貌(如英格蘭、比利時、西班牙、威尼斯、波蘭、希臘等)，不過多數都以男女成對的方式呈現。貝理歐所繪的「亞洲地圖」、「美洲地圖」及「非洲地圖」也有相同的結構。⁴⁰以上這些地圖等於是把「地圖」和「服飾書」兩種圖像類型，放在同一張紙面上，服飾猶如山川輿勢，成為一地的縮影或微型，而整張畫面建構了「服飾」、「地域」與「認同」三者綿密的關係。⁴¹

38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rint, the City, and the Early Modern Identity*, p. 63.

39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art 2, pp. 1315-1316.

40 貝理歐的四大洲地圖完成於 1608 年，後收入其「世界地圖集」——《寰宇劇場》。有關貝理歐及低地國的地圖繪製，見 Cornelis Koeman, Günter Schilder, Marco van Egmond, and Peter van der Krogt, "Commeric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500-ca. 1672," pp. 1296-1375, esp. pp. 1325-1330, 1351-1353。此類地圖繪製形式也影響到十七、十八世紀日本與中國的世界圖像，見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及帝都呈現〉，頁 28-32。

41 有關地圖與服飾書的關連，參見 Kristen Ina Grimes, "Dressing the World:

不論是服飾書或地圖，它們的基本架構都顯示了服飾並不被視為個人的選擇，而是一種集體性和社會性的符號，可以代表一地的風貌，正如「服飾」一詞在近代早期歐洲的語文中，不論是拉丁文的 *habitus*、義大利文的 *habiti*(或 *abiti*)、法文的 *habit*、英文的 *habit*，都寓含「傳統」與「習俗」之義，也可指稱特有的生活方式或行為準則。⁴²所以，各個服飾書其實都不僅單純的介紹各地服裝形式，而是以服飾連結一地的風俗習慣與民族文化特色，這點也表現在服飾書的名稱或章節標題上，如梵伽利歐的《古今各地服飾》分為兩卷，標題分別是「歐洲全境的服飾、風俗與習慣」(*Degli abiti, costume et usanze di tutta L'Europa*)、「亞洲與非洲的服飾、風俗與生活方式」(*Degli abiti, costume et usanze dell'Asia, et dell'Africa*)。德·格蘭的服飾書則直接取名為《古今世界服飾、風俗、儀式與行為方式》。各服飾書也的確或多或少，以所附詩文介紹一地的風俗、道德與文化。如梵伽利歐介紹大馬士革(Damascus)的女子服飾時，提到此地女人可依自己的意願選擇丈夫，或與丈夫離異，男人則可多妻；他描述中國服飾時，則提到中國婦女纏腳，以及男人娶妻時給聘金的習俗。⁴³

服飾與習俗及生活方式的連結，促成了十六、十七世紀服飾書另一重共通性，即以服飾省思社會風尚與道德表現，成為道德訓誨的文本；同時也以某些「具有美德」的服裝為範本，試圖規範合宜的舉止

Costume Books and Ornamental Cartography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s,” pp. 13-21.

⁴² *Shor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v. 1, p. 1185;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 102; Ulrike Ilg,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ostume Book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pp. 45-47. 此特性使服飾書可被視為「早期的人類學文獻」(documents of early anthropology)，見 Ann Rosalind Jones, “Habits, Holdings, Heterologies,” p. 93.

⁴³ Cesare Vecelli,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p. 507, 526-529.

與外貌，使服飾書也具有「禮儀書」(book of manners)的屬性。十六世紀第一本印刷服飾書的作者迪瑟普就指出：

許多人因其為數眾多且奢華的服裝而受尊崇，但其美德與良善卻付之闕如……這樣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知道，應當丟棄使人驕奢的華服，因為一如我們皆由修士袍而認出修士、由小丑的帽子看出小丑、由武裝看出士兵，我們由不奢華的服裝見到智者。⁴⁴

以此立場定調之後，迪瑟普在書中所提供的每一幅圖像下，都有四行韻文，其文字內容幾乎都是道德的反思。他稱讚巴黎女市民，由其衣著可看出「貞節」的性格與有禮的舉止；也稱讚巴黎男市民，其衣著顯露真誠的態度，其話語「含蓄而平和」。但另一方面，迪瑟普批評貴族的侍從注重穿著卻舉止輕浮，又時常為了花錢買衣而無力償債；迪瑟普也批評羅馬天主教會的修士，穿著華麗、吃喝具足，卻毫不在乎「美德」(vertu)。⁴⁵更值得注意的是，迪瑟普以眾多他者的服飾及其顯露之民族性格，批判法國風尚，如威尼斯男人的莊重、巴斯克(Basque)男人的儉樸，以及潘普洛納(Pamplona)、日耳曼、埃及等地男女，長久持守傳統服飾的堅定，在在凸顯了法國民族性格的「善變」，「像風一樣，隨時改變他的方向」；又像「月亮一樣」每天都不同。⁴⁶

相近的論述也出現在許多其他服飾書中，透過他者的對照與道德省思，使服飾成為反照自身民族特質與道德風尚的鏡子，而服飾書作

⁴⁴ François Deserps,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Styles of Clothing*, p. 30.

⁴⁵ François Deserps,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Styles of Clothing*, pp. 42-43, 49, 74-77. Ann Rosalind Jones 認為迪瑟普此書主要目的在批判貴族與天主教會，並頌揚法國的「中間階層」(middle-ranking French people)，見 Ann Rosalind Jones, "Habits, Holdings, Heterologies," p. 102.

⁴⁶ François Deserps,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Styles of Clothing*, pp. 32-33, 38, 92, 106, 108. 巴斯克及潘普洛納都在西班牙北部地區。

者通常也對本國服飾的多變與墮落，有較為嚴厲的批評。例如，梵伽利歐在他的服飾書中雖然評論法國服飾多變，他們「從不維持或堅守一種服裝形式」、「現今，法國人穿著之奢華無與倫比，就像在全義大利所能看到的一樣」。⁴⁷可是，身為義大利人的梵伽利歐認為，義大利服飾的紛雜多樣更勝過法國，因為「我們的義大利常常落入外國人的股掌之間，處在命運的十字路口」。⁴⁸來自低地國的德·格蘭，也在他的服飾書中批評自己的國家，說道：

依據《聖經》，與外國人的親近及交流帶來了墮落與敗壞……
今日，若不是類似的與外人交雜，何以會導致正直與虔敬[之德]的衰頹？我們的國家，自其完熟以來持續擴張，使它就像海神普羅秋斯(Proteus)一樣，每天都在改變；它讓自己有多樣面貌，變換自己的服飾、習慣、語言和風俗。⁴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梵伽利歐與德·格蘭的論述中，他們都認為跨國或跨文化交流，以及他國的入侵，是導致一國失去其民族固有服飾、單純良善本性與道德的主因。梵伽利歐還觀察到，那布勒斯王國由於西班牙人入主，而逐漸放棄自己原有的服飾風格，轉而取用西班牙式的穿著；位在日耳曼邊境的瑞士聯邦，也因為強勢日耳曼文化的影響，瑞士女子不再有其「端莊、儉樸」的衣著風格，她們與日耳曼女子的穿著已漸無區別。⁵⁰梵伽利歐的評論，在與服飾書相近的另

⁴⁷ Cesare Vecelli,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p. 326, 328.

⁴⁸ Cesare Vecelli,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59.

⁴⁹ Jean de Glen, "Preface," in *Des habits, moeurs, cérémonies, façons de faire anciennes & modernes du monde*, sig. 1v.

⁵⁰ Cesare Vecelli,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p. 303, 388.

外兩種文類上，也得到共鳴，一是禮儀書、一是遊記。⁵¹例如，同為義大利人的卡斯提理翁(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在他極富盛名的禮儀書——《廷臣之書》(*Il libro del Cortegiano*, 1528)中，批評義大利人的衣著有「無盡的多樣性」，有人跟隨法國風格，有人偏好西班牙或日耳曼樣式，還有人穿著土耳其式的服裝，「義大利人是如此熱愛他族的服裝」！但是，這樣的義大利也令人憂心，因為它不再像過去一樣擁有自己特有的服飾風格，那是「自由的標記」(a sign of freedom)，而新的服裝時尚則是「受奴役的徵兆」(an augury of servitude)。⁵²

此番話語，挑起當時讀者對 1494 年義大利戰爭的記憶，從 1494 年到《廷臣之書》寫作的年代，正是義大利各地受法國、西班牙、神聖羅馬帝國入侵的時期，東邊奧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威脅也不斷擴大中。對卡斯提理翁來說：

改變我們義大利的服裝樣式，換上外國人的，意味著所有那些外國人……終將征服我們。此點已不辯自明，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國家不將我們納入囊中，我們可被掠奪的已所剩無幾，但他們卻不停止捕獵。⁵³

另一位義大利作家桑索維諾(Francesco Sansovino, 1521-1586)在他的遊記《尊貴之城威尼斯》(*Venetia città nobilissima*, 1581)中，也指出：

⁵¹ Eugenia Paulicelli 以梵伽利歐的服飾書為例，指出服飾書與另外三種同時期流行的出版品，性質相近，分別是「行為指引」(conduct literature)、「地圖」及「遊記」。究其實，服飾書是一種「跨界」的文類(a mixed literary genre,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other texts)。見 Eugenia Paulicelli, "Mapping the World," pp. 25, 38.

⁵²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trans. Charles S. Singleton, ed. Daniel Javitch, p. 88.

⁵³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pp. 88-89.

多數義大利人，忘了他們出生在義大利，追隨北方的服裝時尚，讓別人以為他們看起來就像是法國人或西班牙人。事實上，這真是他們的損失、他們的恥辱，而且這正是他們缺乏穩固與定性的明證。那些不能在自己的事物上維持恆久穩固狀態的人，有時總要被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征服。⁵⁴

梵伽利歐、卡斯提理翁與桑索維諾，在三種不同卻又相通的印刷作品中，同藉著服飾，追想過去義大利樸直又剛強自主的年代，進而批判當下的墮落與危機。他們的評述不但顯示此時期已有將義大利視為一完整國族的想法，也清楚表達了服飾與國族的連結關係：服飾是國族認同與國族區隔的標誌，缺乏自己獨有的國族服飾風格(national styles)，意味著缺乏民族穩固性與自主性。由此，穿著於外、眼目可見的服飾，成為認識內在深層不可見之民族性與道德風尚的指標。

三、裸露的國體

柏得的《知識入門第一卷》，若放在歐洲出版文化的脈絡來看，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雖然英格蘭在十六、十七世紀並未出版任何一本服飾書，但柏得的作品可視為服飾書的前身。它的圖像雖然簡單粗糙，各地區皆僅以一幅圖像表達其國族服裝，但此書以圖像為開端，接引之後的文字，敘述各地之衣著與風土民情，其形式與後來的服飾書非常相近。同時它也和服飾書一樣，都是十六世紀更頻密文化交流下，所帶動之國族認同與國族焦慮的產物。第二，它最為時人關注的

⁵⁴ Francesco Sansovino, "Libro Decimo, Habiti," in *Venetia città nobilissima et singolare, Descritta in XIII. Libri*, pp. 150v-151, 引自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 71.

「裸體」圖像與其論述，若與其他同時代的服飾書對照，並不是單一而獨特的現象。例如梵伽利歐在 1590 年的服飾書中提到一則軼事，一位著名的威尼斯人文學教授告訴他：

曾經有一位畫家想描繪所有地區的服飾，可是當他畫到義大利男人時，他把他畫成裸體，肩上披著一塊布。他被問到為什麼不給這個男人畫上衣服，像其他他所畫的人一樣，他回答[是因為]他看到義大利人在服飾上如此喜好改換，又善變不定，所以讓這個人在肩上帶著自己的布去找裁縫師，按他自己的念頭剪裁出他想要的服裝。⁵⁵

梵伽利歐引述這段軼事的情境及寓意，幾乎和柏得一樣，藉由單一人物的形象再現整個民族的特質：左右擺盪、心思不定，缺乏民族服飾，亦缺乏國格。往前追溯，類似的圖像出現在格拉希(Bartolomeo Grassi, c. 1553- after 1595)於 1585 年出版的服飾書，畫了一個手上掛著布、拿著大剪的裸體義大利男人。⁵⁶相同的圖式也出現在 1570 年代日耳曼地區，「裸體的日耳曼人」(naked German)也一樣喜好各國的服飾，不知道自己該穿什麼樣的衣服，所以手上披著一塊大布，自己去找裁縫師。⁵⁷更別具一格的是魏古爾(Hans Weigel, active 1549-1577)在 1577 年出版

⁵⁵ 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59.

⁵⁶ Bartolomeo Grassi, *Dei veri ritratti degl'habiti: Di tutte le parti de mondo*. 引自 Eugenia Paulicelli, "Mapping the World," p. 51.

⁵⁷ 學者盧布理可(Ulinka Rublack)發現一幅掛在萊比錫(Leipzig)市政廳的刺繡畫，製於 1571 年，其上繡了九個人物，包括摩爾人(the Moor)、匈牙利人、法國人、瑞士人、土耳其人等，最後畫面右方以一位裸體蓄鬍的日耳曼人做結。這位裸體男子左手上搭著幾塊布，其下的文字說明寫著他愛好各國服飾，要自己去找裁縫師。這樣的畫作與服飾書有相通之處，在展現世界各民族服飾圖像。見 Ulinka Rublack, "Cloth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的《服飾書》(*Trachtenbuch*)，其圖像由瑞士知名版畫家阿曼(Jost Amman, 1539-1591)所繪。此書封面下方以 4 個人物呈現世界四大洲的服飾圖像，由左至右依序是「EVROPA」、「ASIA」、「AMERICA」、「AFRICA」(圖 11)。最左邊的歐洲人是裸體的，右手抱著一大捆布、左手拿著大剪，相對於另外三洲站定的人物，「裸體歐洲人」邁開步伐，看似匆忙而急切的要去找裁縫師。與此形象相對的是亞洲人與非洲人，他們穿戴傳統服裝，從頭上龐大的頭巾帽至腳上的靴子，整齊而肅穆。與歐洲看似相近的美洲人，赤足且幾近裸體，但畫家在此並非以美洲人表現另一個也無所適從而裸體的民族，他們之間的關係，比較接近服飾史家盧布理可所說：「自然的裸體」(natural nudity)與「文化的裸體」(cultural nudity)之間對立的關係。⁵⁸美洲人的裸體是蠻荒之地自然的現象，但歐洲人的裸體卻是文化混雜與墮落之後的表現。與魏古爾相隔一年，低地國的德·希爾在他的服飾書最後一頁，以一張裸體男子的圖像為其書做結，圖像旁邊的文字寫道：「我一直希望像月亮一樣變來變去，這就是為什麼我大部分保持裸體的樣子。」這幅圖在象徵意義上，概括了前面多幅服飾圖像所示的紛雜樣貌，終歸於一個等待變換的裸體男子，強列暗示了「虛空」(vanity)(圖 12)。⁵⁹

Renaissance Germany,” pp. 285-286；亦見其 *Dressing Up: Cultur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pp. 144-145.

⁵⁸ Ulinka Rublack, *Dressing Up*, p. 144. 有關此圖像的討論可參考 Ulinka Rublack, “Cloth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Renaissance Germany,” pp. 282-285;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 82.

⁵⁹ Lucas de Heere, *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p. 125v. 該書存於比利時根特大學 (Ghent University) 圖書館並已數位化，圖見 <http://adore.ugent.be/OpenURL/app?id=archive.ugent.be:1EEACAD8-B1E8->

以上這些例子顯示，裸體圖示流傳於義大利、日耳曼、低地國等地，至於法國地區，雖然未見，但十六世紀初法國方濟會修士麥諾(Michel Menot, ?- 1518)曾在講道中提到：威尼斯某個宮殿中，牆上掛著各國人的圖像，其中只有法國人被畫成裸體的樣子，手上拿著布匹和剪刀。⁶⁰此段資料是十六世紀提及此種圖示最早的資料，且早於柏得的作品，但柏得是否由法國得此概念，仍無法得知。⁶¹而引述柏得的英格蘭遊記作家科雅特，則非常巧合的和法國修士麥諾一樣，用威尼斯人的眼光來再現本國民族「裸體」的窘境。⁶²

由以上各種案例可見，裸體男子已成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各國

11DF-966C-0D0679F64438&type=carousel&scrollto=126, accessed 5 July, 2014.

⁶⁰ 引自 Isabelle Paresys, "Paraître et se vêtir au XVI^e siècle: morales vestimentaires," p. 1.

⁶¹ 也許當時流行於西歐的民間故事——《皇帝的新裝》(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或譯「國王的新衣」)，給了這些作家或畫家「裸體」圖像的靈感。此故事源自十四世紀西班牙，後流行於歐洲其他地區，至十九世紀由安徒生改寫，並收入他的《講給孩子們聽的故事》(*Eventyr, fortalte for Børn*, Copenhagen: C. A. Reitzel, 1837)。參見 Maria Tartar, ed., *The Annotated Classic Fairy Tales*, pp. 269-277; Elias Bredsdorf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1805-75*, pp. 312-313.

⁶² 選擇以威尼斯人的眼光來看，可能是因為威尼斯在此時代一直具有穩固、沉靜的形象，在服裝上也是如此，如科雅特描述威尼斯人，服裝多用黑色——「莊重有禮的顏色」(a colour of gravity and decency)，且服裝形式古老而簡單，已沿用千年以上，「毫無新派奇想，也無那些英格蘭人所用誇張怪異的皺摺與其他輕浮的玩意。」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此時期威尼斯地處東西交通與貿易要地，各國人士在此活動，「各民族以其合適而獨特的服裝彼此區隔」，因此威尼斯人見多識廣，對各國服飾的了解更為敏銳。見 Thomas Coryate, *Coryat's Crudities*, v. 1, pp. 318, 398.

族「自我批判」時常用的圖像，但不見於對他者的批判中。此種自我批判，表面上是對所屬國族缺乏「國族服飾」(national costume)的嘲諷，事實上則是對國族特質的缺憾表達深層之憂慮，柏得及其引述者使用裸體圖式的出發點與用意即是如此。他們一方面指出英格蘭人喜好改換服裝樣式、嘗試各類新奇怪異服飾的習性；另一方面指出英格蘭缺乏民族獨立性及穩定性的危機。他們不但刺激讀者去思考這些問題，也為英格蘭人提供了視覺上的國族想像。在這個裸體男子的圖像上，似可見整個裸露的英格蘭「國體」，沒有自己的衣物可為遮蔽、可供保護。

與柏得的《知識入門第一卷》同樣在 1540 年代寫成的《論英格蘭共同體》(*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1581)，即深刻表達了此種焦慮。根據德渥爾(Mary Dewar)的研究，此篇匿名的論文，作者是伊莉莎白女王時代著名的外交官與政治思想家史密斯。他最著名的作品是《英格蘭共和國》(*De Republica Anglorum*, 1583)，寫於 1562 年至 1565 年之間，⁶³當時他是英格蘭駐法使節，正值個人政治生涯的高峰，但 1549 年他撰寫《論英格蘭共同體》時，卻正因開罪他所依附的護國公希墨爾(Edward Seymour, Duke of Somerset, Lord Protector of England, c. 1500-1552)而引退，不久又隨著希墨爾倒臺而離開政壇。他在引退期間(1549 年 6 月至 9 月)，持續關注當時英格蘭嚴峻的社會經濟問題，如貨幣貶值、物價上漲、貧富差距擴大、貿易失衡、產業空洞化、失業人口攀升，以及圈地等，寫成了《論英格蘭共同體》一書。書中藉著 5 個不同階層人物(騎士、商人、博士、農夫、帽商)的對話，商討英格蘭共同體

⁶³ 《英格蘭共和國》主要內容在討論英格蘭特殊的政體與法律，以及社會組成，見 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1583)。史密斯寫作的經過及此書作者的問題，見 Mary Dewar,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pp. 50-55.

的沈痾與解藥。這本書被視為都鐸時期「共同體文學」(Commonwealth Literature)中思考最為透徹的一本著作，而史密斯不但是所謂的「共同體派」(Commonwealth's Men)中最有遠見的作家，也是將其理念帶入伊莉莎白時代的重要人物之一。⁶⁴

從經濟史的角度來看，史密斯的《論英格蘭共同體》反映了英格蘭逐步邁入「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的現象，也準確指出當時英格蘭物價上漲的元凶，是官方歷年來所實施的貨幣貶值政策，這使得英格蘭人購買力遠弱於西歐各國，導致貿易失衡。史密斯甚至極具遠見的主張「自利」之心可以產生「公益」(common weal)，以利益誘導的方式消除圈地、降低毛布出口、增加穀物產量。⁶⁵以上這些特色，使《論英格蘭共同體》成為都鐸經濟史研究中最常被引述的作品，⁶⁶但這部

⁶⁴ Whitney R. D. Jones, *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 pp. 32-33, 36-37. 都鐸時期所謂的「共同體」(Commonwealth)，與十七世紀英格蘭革命時期所謂的「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不同，它可等同於「政治體」(body politic)或「王國」(realm)二詞，但其義強調政治體成員共享的安樂與幸福、政府為促進人民安居樂業應負的責任，以及臣民間彼此互賴的關係。參見 Whitney R. D. Jones, *The Tudor Commonwealth*, pp. 1-4, 14, 25. 相關討論見 G. R. Elton, "Reform and the 'Commonwealth-men' of Edward VI's Reign," pp. 234-253.

⁶⁵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Attributed to Sir Thomas Smith*, pp. 55-60, 118.

⁶⁶ 相關經濟史著作，參見 J. D. Could, *The Great Debasement: Currency and the Economy in Mid-Tudor England*; P. H. Ramsey, e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Joan Thirsk,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ristopher E. Challis, *The Tudor Coinage*; R. B. Outhwaite, *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Keith Wrightson,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pp. 150-156.

作品也在探討社會與經濟危機之間，展現了強烈的國族意識，外國人與異國物品被視為英格蘭經濟困境的加害者。

史密斯在書中指出，過去二十年外國奢侈品在英格蘭境內日益氾濫，如「各類玻璃製品、彩繪的布匹與紙張、柳橙、蘋果、櫻桃、香水手套等瑣碎小物(trifles)」，還有「小刀(knives)、短劍(dagger)、飾扣(owches)、胸針(brooches)、釦鍊(aglets)」等，品項繁多，而且價格高昂。為了支應這些費用，英格蘭本土各類物價也隨之攀升。他認為這些外國人是把自己便宜的物品，以高價販售到英格蘭，此種情況「大大增進了他國的財富，卻使我們自己窮困」。⁶⁷他以「瑣碎小物」統稱外國進口的各類物品，它們僅是為了「滿足享樂」，然而英格蘭用以交換的卻是「毛布、皮革、獸脂、啤酒、奶油、乳酪、白鐵容器」等「必需品」。⁶⁸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這些必要的原料輸出他國之後，幫助他國人民獲得工作、生產成品，再轉銷至英格蘭，他寫道：「用我們的羊毛，他們製造布匹、帽子和粗呢(kersey)；用我們的毛皮，他們做出西班牙皮革、手套和腰帶。用我們的錫、鹽做出湯匙和盤子；用我們的碎麻布和破布做出白紙與黃紙。」⁶⁹在他看來，英格蘭人買進的每一件外國成品，從原料、人工到關稅，都是由英格蘭人支付的。據他統計，英格蘭人每年至少花費 10 萬英鎊購買外國舶來品，卻遭受雙重的損失：一則是以自己珍貴的物資換得了無用之物(things of no value)；一則是以自己的花費幫助他國人民就業、累積財富。⁷⁰反觀英格蘭本國，產業荒廢、城鎮凋零，失業人口不斷增加。

⁶⁷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p. 41, 45, 63.

⁶⁸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68.

⁶⁹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64.

⁷⁰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65.

對史密斯而言，外國貨品的入侵是一真實存在的恐懼。英格蘭經濟正處於被外人掏空的狀態，然而英格蘭人民卻好像柏得所繪的「裸體英格蘭人」一樣，開放自己裸露的身體，希冀以外國進口的各類布匹與飾品來妝點自己，他說：

現在，除了法國與西班牙製的手套，沒有人可以滿足於其他種的。粗呢，一定要法蘭德斯染的(Flanders dye)；毛布，非要法國的或是起絨粗呢(frizado)；飾扣、胸針、釦鍊，也非要威尼斯或米蘭製的；短劍、劍(sword)、腰帶、小刀，非要西班牙製的或更遠的國家[所生產的]。⁷¹

他對於服飾與國家危機的連結，不僅展現在以外國織品及配件為例說明貿易失衡的狀況，也清楚表現在他談論「服飾奢華」(excess in apparel)的段落。他指出：「[過去]侍從(servingman)在夏天穿著一件肯朵地區所製的外套(Kendal coat)、在冬天穿著起絨粗呢所做的外套(frieze coat)，配上一件合身素樸的白色緊身褲(hose)，就很滿足了。」但今日的侍從，穿著比王公貴族還要華麗：

在夏天他至少想要一件精緻毛布所做的外套……和一件精細粗呢做的緊身褲，用的是外國染料，如法蘭德斯的染料或法國藍染(French puke)。他們的外套還要修邊、剪裁、縫合；他們的短褲(breeches)也要以絲線接合，這些工錢遠超過材料的價格。⁷²

但是這些侍從的主人非但沒有抑制這類行為，反而鼓勵他們以華麗服飾展現主人的財富，其惡果是來年的貧困以及整體國力的衰退。

史密斯所謂國力的衰退，指的是伴隨著服飾之奢華而喪失的傳統

⁷¹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64.

⁷²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p. 81-82. 肯朵位於英格蘭西北部湖區，Kendal coat 指的是肯朵地區以粗布製作的外套。

勇武精神。仕紳與侍從不再穿著簡單樸素、可配戴重劍與盾牌的服裝，也無法拿著長矛馳騁田野，反而像柔弱女子一樣在百般雕琢的衣服上配戴輕劍，或手持白杖(white rods)。此種「精緻」(delicacy)與「柔弱」(tenderness)將使英格蘭不堪一擊。⁷³換言之，外國貨品不僅銷蝕英格蘭的經濟力，也敗壞了英格蘭人的精神與身體。如果要解決眼前的困境，他主張英格蘭人必須停止購買外國產品；其次要禁止未加工的原料出口，也就是把他國的利多，轉為自己的利多，留住原料讓本地工人可從事生產，然後再將成品輸出，讓外國人負擔所有原料、加工、關稅的費用，進而把財富留在本土。⁷⁴在各類產業中，他認為英格蘭「最優良且獲益最大的」是毛布業(clothing)；製作與販售毛布的工作(clothiers)是「我們最天然的職業」，而且他也相信此產業可以帶動帽子、手套、紙張、玻璃、金屬等各項生產活動。⁷⁵

史密斯在書中對布匹價格變動的掌握，以及對毛布產業的重視，與他個人家庭背景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他的父親與兄弟都是布商(drapers)。⁷⁶但除了家庭因素之外，毛布業也確實是十六世紀英格蘭經濟的命脈。毛布是英格蘭最大輸出品，在十六世紀中期占所有出口品 90%以上，並在歐洲大陸擁有良好的口碑與市場，其榮景在 1550

⁷³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p. 82-83.

⁷⁴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p. 63-65, 122-123.

⁷⁵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91.

Clothier 一詞，在近代早期英格蘭指的是販售布匹的商人，他同時也是布匹工人或製造商，其義同於下文將要提到的 Draper，只是 Draper 較多用於倫敦地區的布商。見 Thomas Girtin, *The Triple Crowns: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Drapers' Company, 1364-1964*, p. 22.

⁷⁶ "Introduction," in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xxiii.

年達到高峰，但在 1560 年代以後，由於主要輸出地低地國地區的戰爭，再加上外國織品(如絲綢)的競爭而遭受沉重打擊。⁷⁷然而，毛布在英格蘭經濟與國家想像中，仍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十六世紀末作家狄龍尼(Thomas Deloney, c. 1543-1600)依舊認為：「在本國所有手工藝中，沒有一個比最需要但又荒廢的毛布工藝(Art of Clothing)，更加知名，或對此共同體(Commonwealth)更有貢獻。」⁷⁸誠如漢茲雪所主張，毛布生產與貿易在十六、十七世紀被視為國家性的產業(national enterprises)，足以

⁷⁷ 此處所指的毛布是「寬布」(Broadcloth)或「舊布」(Old Draperies)，是以短於兩英吋的優質羊毛纖維緊密編織而成，每一塊「寬布」寬約 63 英吋(160 公分)、長約 1080 英吋(2743 公分)，重約 90 磅，未經染色與加工(unfinished cloth)，其外銷量在 1550 年至 1570 年代逐步下降，直到 1580 年代才回穩，但寬布在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上半葉，仍占英格蘭出口品一半以上。英格蘭毛織業在十六世紀下半葉也發展出新的產品，即受惠於低地國技術輸出而出現的「新布」(New Draperies)，其以較長的羊毛纖維製成，質地較輕、價格較低，且已染色加工過(finished cloth)，在國內外市場深受歡迎，成為英格蘭另一項重要收入來源。見 G. D. Ramsay,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1500-1750*, pp. 12-15; Maria Hayward, "Glossary," in *Rich Apparel: Clothing and the Law in Henry VIII's England*, p. 380; Keith Wrightson, *Earthly Necessities*, pp. 166-167。其他有關毛布之生產與貿易的研究，見 Peter J. Bowden,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N. B. Harte, *The New Draper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England, 1300-1800*; Herman Van der Wee, "The Western European Woollen Industries, 1500-1750," pp. 397-472.

⁷⁸ Thomas Deloney, *The Pleasant History of John Winchcomb in His Younger Years Called Jack of Newbery, the Famous Clothier of England*, p. 3. 此書原出版於 1597 年，以小說形式稱頌英格蘭織布業與工人，相關討論見 Roze Hentschell, "Clothworkers and Social Protest: The Case of Thomas Deloney," pp. 43-67.

代表英格蘭傳統精神與文化，這使「毛布獲得遠超過生產品與交易之商品的地位。它也跨越社會與經濟戰線，成為聚合國族整體情感的場域。」⁷⁹

毛布產業以及上文所提到的服飾奢華現象，即為史密斯提供了一個思索民族性與認同的場域。在他看來，是英格蘭民族性的衰頹，導致了經濟的低迷。此衰頹一方面表現在貪婪，尤其是對奢侈服飾的渴求，讓英格蘭人從仕紳到窮人，都不再像過去一樣滿足於本國所生產的帽子、腰帶及各類服裝，「必得要從倫敦運來的配備(gear)，其中多數不是那裡做的，而是來自海外」。⁸⁰另一方面是懶散(sloth, idleness)，「我們英格蘭人的懶散恐怕超過其他國家」。⁸¹由此立場可見，雖然史密斯是「共同體文學」中最懂得以經濟理性分析現況的作家，但他也仍承襲中古道德家傳統，將生產與消費的經濟問題，連結於個體或整體民族的特質及風俗。史密斯之後，許多關心毛布產業或服飾問題的民間文人也是如此，甚至更加強調與服飾相連的道德意涵，繼續在服飾上建構國族危機與國族認同的論述。

四、混雜的國體

若說柏得與史密斯在國族想像上，為英格蘭描繪的是一個裸露的身體，沒有屬於自己的本土服飾和產業，而且暴露在異國文化與經濟入侵之下，那麼其他關心相同議題的文人所勾勒的則是一個「混雜」(composite)的國體，而此混雜的國體，正是裸體英格蘭人取用外國

⁷⁹ Roze Hentschell, *The Culture of Clo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1.

⁸⁰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122.

⁸¹ Thomas Smith,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p. 66.

服飾後不可避免的轉化。如哈理森在其遊記《英格蘭記敘》中，先引了裸體英格蘭人的軼事，接著就指出，英格蘭各階層「從廷臣到車夫」，每天變換各種外國服飾：

今天，沒有一件東西比得上西班牙的服裝；明天，法國的玩意成了最精緻有趣的。過不久，所有服裝又跟隨日耳曼(High Almain [Germany])的流行；再來，土耳其風格成了最普遍喜愛的，不然就是摩爾人的外衣(Morisco gowns)、巴巴理人的袖子(Barbarian sleeves)、側披的有袖斗篷(mandilion)，還有法式短褲(short French breeches)，變成了常見的衣著。除了穿著男人緊身上衣的狗以外(dog in a doublet)，你不會看到任何比我的英格蘭同胞更會喬裝改扮(disguised)的。⁸²

這樣的「多變」(mutability)，促成了英格蘭最「固定的」(constant)事情就是服裝的「不固定」(inconstancy)。哈理森也認為，英格蘭人模仿周邊各國服飾，讓自己變得像「章魚」(polypus)或「變色龍」(chameleon)，成為各國恥笑的對象。⁸³

章魚或變色龍都使人難以捉摸其本相，而「喬裝改扮」一詞，意味著英格蘭人改換自己的穿著，遮掩了原屬於自己的身分，換上西班牙人、法國人、土耳其人的面貌與身分，甚至混雜各異國服裝與身分於一身。⁸⁴在其他十六世紀下半葉、十七世紀上半葉的英格蘭文學作

⁸²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pp. 145-146.

⁸³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pp. 145-146, 147.

⁸⁴ 根據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Disguised 一詞在近代早期英文中，可有兩種解釋，一者是為了跟隨流行而改換服裝；一者是為了隱藏身分而改換。見 <http://www.oed.com/view/Entry/54412?redirectedFrom=disguised#eid>, accessed 13 August, 2014.

品中，服飾也時常與國族認同連結，取用外國服飾，似乎就變成了外國人。如著名劇作家班·瓊森(Ben Jonson, 1572-1637)在 1616 年的諷刺短詩〈英格蘭先生〉(On English Monsieur)中寫道：

當你看到這位先生(monsieur)，你就會認為，
他整個身體都應該說著法文，不是嗎？
滿戴著法國的圍巾、帽子、羽翎，
還有鞋子、領帶、襪帶來，
……

他，從未旅行[到法國]，卻如此的法國，
一群法國人跟他在一起，反倒像荷蘭人。⁸⁵

瓊森用法文的「先生」(monsieur)稱呼詩中所描述的這位英格蘭人，他矯揉造作的穿著，使他看起來比法國人更像法國人，雖然從未離開自己的國土，卻沒有一絲英格蘭氣息。他「每個月」都找法國裁縫師縫製新衣、「每天」繞去聖保羅大教堂(Paul's)的中廊，觀看別人的新衣，也展示自己的時裝。瓊森認為，正是這樣的人，助長了外國人的生意(help the trade)。⁸⁶

十七世紀上半葉一首知名的民間歌謠(ballad)《荒唐年代》(*The Phantastick Age*)中，也批評英格蘭人穿著各國各類服飾，它唱道：

現在的英格蘭男人或女人，

⁸⁵ Ben Jonson, "On English Monsieur," in *Ben Jonso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jor Works*, pp. 251-252.

⁸⁶ 早於瓊森的詩作，戴可爾在《倫敦的七大罪》(1603)中，也以 Monsieur 一詞總稱由「法國裁縫」(French Tayler)與「英格蘭宮廷裁縫」(English Court-Seamster)一起帶入的法國服飾，見 Thomas Dekker,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p. 58.

.....

不知怎麼地，是用多片碎布組成的，
義大利、西班牙、法蘭西，還有荷蘭，
每一種他們都有一片。
啊，怪物，
天生的怪物，

離開這些模仿別人的玩意吧！⁸⁷

此歌謠每一段的結尾都重複哀悼著：「啊，怪物，天生的怪物，離開這些模仿別人的玩意吧！」尖銳地指出穿戴各國不同服裝已使英格蘭人「變質」(transmutation)，轉化為「怪物」。

怪物的比喻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的論冊作品中已時常出現，如史塔普在他的《剖析世風之敗壞》(*The Anatomie of Abuses*, 1583)中，批評各國奇裝異服：「使我們變形(deforme)，而非裝飾我們；遮掩了我們，而非合適於我們。使我們變得像粗暴的野獸、野蠻的怪物，而非自制、冷靜又貞潔的基督徒。」⁸⁸約莫同時期的論冊作家瑞曲(Barnabe Rich, c. 1540-1617)，也在其《女士們的鏡子》(*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1616)中，以怪物比擬英格蘭人穿戴各類異國服飾的現象，並且將怪物的出現歸因於「異種交雜」，即英格蘭與異國文化混和之後的結果：

據說，非洲每一年生出一頭新的怪物，原因是在那國度的沙漠裡，有各樣野蠻的獸類，彼此本性相異、物種分殊，卻相互交

⁸⁷ *The Phantastick Age: Or, The Anatomy of Englands Vanity, In wearing the fashions Of several Nations, With good exhortations, Against transmutations* (1633?), p. 156. 亦可見 *English Broadside Ballad Archive*: <http://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0318/image>, accessed 1 June, 2015.

⁸⁸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 67.

配。而在英格蘭，每個月都生出一頭怪物，每一週有一項新的罪惡、每一天有一種新的時尚。我們的怪物不像那些非洲的怪物一樣是在沙漠長出，而是在每個鄉鎮和城市。在那裡，牠們被歡喜地養育著、精緻地寵愛著，而且成百成千的繁殖增長。⁸⁹

除了「怪物」的意象之外，取用各國服飾的英格蘭人也被比喻為裝模作樣的「猩猩」(ape)，如名噪一時的論冊作家納許，在其作《基督為耶路撒冷垂淚》(*Christ Teares over Jerusalem*, 1593)中說：「英格蘭，戲子[展示]亮麗服裝的舞台、[模仿]各國浮華的猩猩。」他認為，對外國服飾的迷戀已使英格蘭人看不見自己，在他們的眼中只能「看見其他國家的形貌，而不是他們自己的」，於是整個英格蘭變成了一隻只愛模仿他人、缺乏自主性的「猩猩」。⁹⁰另一位伊莉莎白時期的論冊作家藍京斯，則將批判服飾亂象的作品直接取名為《英格蘭猩猩——義大利的仿效、法蘭西的後塵》(*The English Ape, the Italian Imitation, the Footestepes of Fraunce*, 1588)。猩猩的形象在文字描述之外，也以圖像方式出現在皮琛(Henry Peacham, 1578-1644)的「寓意畫集」(emblem book)——《不列顛的米納瓦》(*Minerva Britanna*, 1612)中，圖中的猩猩象徵著英格蘭人，他用「我們英格蘭的羊毛」(Our English fleece)，從國外換來了一堆無用的玩具，包括「珠子、木馬、紙盒、扇子、小風車、撥浪鼓、猩猩，和狐狸尾巴」(圖 13)。⁹¹

⁸⁹ Barnabe Rich, *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Wherein May Be Discerned a Wise Man from Foole*, p. 15.

⁹⁰ Thomas Nashe, *Christ Teares over Ierusalem*, p. 142.

⁹¹ Henry Peacham, *Minerva Britanna, Or a Garden of Heroical Deuises, Furnished, and Adorned with Emblems and Impresa's of Sundry Natures*, p. 168. 「寓意畫集」(emblem books)與論冊一樣，皆屬大眾讀物，流行於十六、十七世紀，結合圖像與簡短的文字，內容以道德教化及批判時代文化

「怪物」或「猩猩」的比喻，諷刺英格蘭人因取用外國服飾而變成誰也不像的混雜體，但對當時的文人而言，怪物或猩猩此等外在形貌上的改變，並不是最令人恐懼的。真正使人憂心之處在於取用外國樣貌的同時，也模仿了外國人的心靈與罪惡，並因此扭曲或轉變自己內在的本質。首先，他們相信英格蘭人穿戴異國服飾之時，各國的罪惡即湧入英格蘭國境，也往個人內在心靈滲透，如瑞曲指出，世界各個國家的弊病，就像雜牌軍一樣，他表示：

每天大批地輸入英格蘭。我們偷走了西班牙人的傲慢與野心、法國人的欺瞞與作假、義大利人的虛偽與狡詐、日耳曼人的嗜酒與好發誓。我們也奪取了猶太人的高利貸、野蠻西西里人的怒氣與殘忍、土耳其人和異教徒的不信神與不虔誠。⁹²

英格蘭人取用異國服飾的界線不斷擴張之時，各國各族的罪惡即向英格蘭與其人民內心無邊的擴延，於是英格蘭人混雜各國罪惡於一體，這個國家也成為罪惡的淵藪，而且這些罪惡「全都歡喜滿意的住下來，不像外來的，倒像在這個國家土生土長似的」。⁹³

接下來，隨著異國罪惡的蔓延，英格蘭天生而完美的風俗與禮

為主。英格蘭的「寓意畫集」出版情形與影響，可見 Rosemary Freeman, *English Emblem Books*; Michael Bath, *Speaking Pictures: English Emblem Books and Renaissance Culture*.

⁹² Barnabe Rich, *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p. 10.

⁹³ Barnabe Rich, *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p. 11. 此時期文學作品中，充滿了對外國服飾負面形象的描述，並以這些服飾代表道德墮落、怪物與疾病，參見 Roze Hentschell, "Treasonous Textiles: Foreign Clo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ness," pp. 554-556. 此篇文章亦收於 Roze Hentschell, *The Culture of Clo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 4, pp. 103-125; Roze Hentschell, "A Question of Nation: Foreign Clothes on the English Subject," pp. 49-62.

儀(natural manners)轉趨衰敗，甚至被異國風俗「轉化」(transformed)。藍京斯認為這就是「模仿者」(imitators)的悲哀，英格蘭成為惡者中的翹楚，集各類罪惡於一身，而且懂得適時適地發揮：「若在克理特(Crete)，他知道該怎麼說謊；若在義大利，他懂得奉承；若在法國，懂得誇耀；若在蘇格蘭，懂得隱藏叛亂的奸計。」就這樣，英格蘭人蒐羅了各國的詭計，而且掌握各種形式的狡詐，把自己帶向了「異教徒的風俗」、「不信神者的性情」(the manners of heathen men, the disposition of infidels)。換句話說，異國服飾不但改變了英格蘭人的面貌，也「潛入他的心靈」、「奪取了他自己靈魂的自由」。⁹⁴

在藍京斯的作品中，英格蘭人服飾上的異國化，被明確指陳為一種國族危機，也是文化衰敗的警鐘。它代表英格蘭本土風俗的「異化」(alienation)，英格蘭人對自己的風俗文化感到陌生而疏離(alienate the manners of our men)，並將自己轉變為「比任何誕生在埃及的怪物更奇怪的形貌」。⁹⁵他進一步認為，這個危機很可能是外國人的密謀(secret mischief)，特別是英格蘭最愛追隨的義大利與法蘭西兩地的伎倆、「馬基維利黨羽們」(Machavillians)惡意的破壞。他提醒那些已被義大利與法國服飾妝點得幾近「失明的」英格蘭人，睜眼看看義大利本身，它雖有浮華的名聲，卻始終堅持固有文化，「不轉變自己的風俗，也不改變他們的舉止」；「他們外在的服裝持守一種形式，鄙視他人愚蠢的服裝」，偏好自己從不墮落的[衣著]。法國也是如此。⁹⁶

對義大利與法國的疑心，一方面是由於當時義、法兩地之服飾與昂貴織品，強烈影響了英格蘭本地的服飾業及服裝時尚，但另一方面，

⁹⁴ William Rankins, *The English Ape*, sig. A4r, C1r.

⁹⁵ William Rankins, *The English Ape*, sig. A4v-B1r.

⁹⁶ William Rankins, *The English Ape*, sig. A3v, B1r.

也與宗教因素有密不可分的關係。⁹⁷既然，在這些論冊作家的服飾論述中，穿戴外國服飾就可能變成外國人，外國的習性與罪惡也因此滲入內裡，那麼代表天主教勢力的義大利與法國，自然也能透過他們的服飾，將反基督的羅馬天主教信仰，帶入信仰新教的英格蘭人靈魂中。瑞典論到由服飾湧入英格蘭的罪惡時，特別提及天主教信仰的總部——羅馬，「這罪惡的陰溝」(the very sinke of sinne)：

我們從那裡帶來了他們的偶像崇拜、他們的迷信、他們的教宗信仰、他們的異端；我們奪走了教宗本人和他的樞機主教團，連同他們的奢侈和他們的淫蕩，以及一整群修士(Monks)、托鉢修士(Fryers)、主持彌撒的神父，還有他們下流猥褻的言語。⁹⁸

因此，異國服飾所展現的不僅是經濟與道德危機，也同時是英格蘭正統信仰的危機。在此，十六世紀中葉以來與英格蘭國族意識密切連結的新教信仰，也與服飾問題結合，共同建構了英格蘭國族認同。

此種結合方式，也表現在此時期另一類流行於大眾之間的印刷品，即宗教性的「講道」(sermons)中，如卡農(Nathanaell Cannon, c. 1581-1664)的《呼喊者》(*The Cryer*, 1613)與傑克森(William Jackson)的《屬天的農事，或靈魂的耕種》(*The Celestiall Husbandrie: Or, The Tillage of the Soule*, 1616)等。⁹⁹這

⁹⁷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葉，義大利、法國、西班牙三地輸入英格蘭的昂貴織品，如絲、緞、絲絨等，數量超過此前任何一個時期。此三地成為英格蘭經濟上的對手，同時也都以羅馬天主教為主要信仰。參見 Ralph Davis,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p. 27; Peter J. Bowden,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 186.

⁹⁸ Barnabe Rich, *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p. 10.

⁹⁹ Nathanaell Cannon, *The Cryer: A Sermon Preached at Pauls Crosse the Fifth of Februarie*; William Jackson, *The Celestiall Husbandrie: Or, The Tillage of the Soule*. 兩作品原先都是發表於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的講道內容。值得注

些講道作品著重於宗教道德的勸勉，尤其是對「驕傲」(Pride)之罪的警告，而驕傲之罪最常連結的對象即英格蘭服飾奢華的問題。然而，他們並沒有忽略道德問題的根源之一，在於經濟問題。而經濟的敗壞、異國服飾的入侵、道德的沈淪，又同時指向國族身分的模糊化與異國化，以及宗教認同的異端化，甚至是魔鬼化。以傑克森為例，他在講道中如上節所提的史密斯一樣，討論了商人與圈地者對經濟所造成的傷害，特別是物價高昂的問題，也討論服飾上的奢華與貪婪，而其結果是，這些「驕傲之子，今天是英格蘭人，明天變成法國人，第三天成了西班牙人，然後是土耳其人，最後成了一個魔鬼」。¹⁰⁰他所描述的是一向下沈淪的歷程，從原本信仰新教的英格蘭人，轉變為接受天主教的外國人，然後成了異教徒，最後一步成為與基督全然為敵的魔鬼。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的論冊、講道書、遊記，或流行的歌謠、詩作等，從異國服飾的氾濫，推演了英格蘭人在外貌上的改變、心靈的污染，接著是自身文化、風俗與信仰的變質。最終，這混雜的身體與心靈，使英格蘭人成了自己國家的敵人和叛徒。論冊作家戴可爾在其《倫敦的七大罪》中，就用「叛國賊的身體」為比喻，描述英格蘭人穿戴異國服飾的景象與下場：

一套英格蘭人的服裝，就像一個叛國賊的身體，被吊死、挖出內臟，大卸四塊(hanged, drawne, and quartered)，放到各個地方。他的陰囊袋(Cod-peece)在丹麥、緊身上衣(Doublet)的領子及其肚圍(belly)在法國、墊肩和窄袖在義大利、短背心掛在烏特勒支(Utrich)的荷

意的是，後者獻給倫敦的「服飾同業公會」(the Company of Clothworkers)，傑克森本人亦受此同業公會的贊助。關於此點 Roze Hentschell 有較多討論，見 Roze Hentschell, "Treasonous Textiles," pp. 554-556.

¹⁰⁰ William Jackson, *The Celestiall Husbandrie*, sig. D2r.

蘭工匠舖子上；他的大外套說著西班牙話，波蘭人給了他靴子，他頭上的腦袋(blocke)轉得比做帽子給他的毛氈工人還快，所以我們被奚落為「笨蛋」(Blockheades)。就這樣，我們嘲笑每一個國家只有一種服裝，而從他們每一個當中偷了碎片來，拼成我們的驕傲。可如今[我們]卻變成他們的笑柄，因他們的[服裝]式樣下流地成就了我們。¹⁰¹

這段話也許是此時代各類大眾作品中，最叫人膽戰心驚的一段描述。它使人聯想到當時諸多被列為「叛國」(High Treason)之人的下場，他們的屍身碎裂四散，頭顱被高懸在倫敦橋(London Bridge)上，其中不乏密謀叛亂的貴族，以及企圖重新建立羅馬信仰的天主教徒。¹⁰²這些人否認了身為英格蘭子民應有的忠誠，也漠視英格蘭政治與文化獨立性，其對國家的反叛，可用以比擬英格蘭人在服裝上對自身所製服裝的背棄。此外，戴可爾和前文曾提到的瓊森一樣，在作品中既指陳了英格蘭在服裝上的異國交雜，也警告讀者異邦言語對英語的踐踏，因為穿上異國服裝的人，似乎也說著異國的話語。在此，由服飾思考國族認同的文人，不但與新教支持者站在同一陣線上，也與捍衛英格蘭國族語言者，如史賓賽(Edmund Spenser, 1552-1599)、穆考斯特(Richard Mulcaster,

¹⁰¹ Thomas Dekker,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pp. 59-60.

¹⁰² 英格蘭的《反叛法》(*Treason Act*)成立於 1352 年，將意圖顛覆政府、謀害國王及其後裔者列為「叛國罪」(High Treason)，處以極刑，刑罰內容包含“hanged, drawn, and quartered”：犯罪者被綁在木樁上，由馬車拖到行刑處，吊死後(有時還未斷氣)被去勢、挖出內臟、砍頭，身體則大卸四塊分散於國境各處。但罪犯的頭顱通常展示在顯眼之處，如倫敦塔(Tower of London)或人來人往的倫敦橋。相關研究見 John G. Bellamy, *The Law of Treason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h. 4, 5, pp. 59-137; John G. Bellamy, *The Tudor Law of Treason: An Introduction*.

c. 1531-1611)等人，連成一氣。¹⁰³他們的恐懼皆來自交雜(hybridity)或混同，及其所產生的「不定性」(amorphousness)與失序。¹⁰⁴

五、文雅的國體

不論是「裸露的國體」或是「混雜的國體」，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文人在思索服飾問題時，如同當時「服飾書」的作者一樣，藉著一地衣著的特色，思考其地的風俗時尚與民族性。在這些英格蘭作家的觀察中，英格蘭人善變、懶散、驕奢，又特別戀慕來自遠地新奇而昂貴的事物，所以史塔普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比英格蘭民族對新奇之物(newfangles)更感興趣」；也沒有任何國家服飾的多樣性可比得上英格蘭。但英格蘭的勝出，卻恰恰彰顯了英格蘭人的「愚蠢」，成為他國恥笑的對象。¹⁰⁵在此時代的遊記、講道或論冊等諸多作品中，英格蘭的民族特質正可解釋「國家衰敗」(decay of the nation)的原因，不論是社會秩序混亂、貿易失衡、城鎮衰頹、周濟鄰里(hospitality)之德淡薄，均可歸結於民族性與道德文化的敗壞。¹⁰⁶在相同的邏輯下，論者也主張國力的重建與國家認同的鞏固，同樣繫之於風俗、道德的改革，於是這條思索的路線，也帶領著英格蘭人去認識與探求什麼是「英格蘭屬性」。

¹⁰³ 相關研究見 Richard Helgerson, *Forms of Nationhood*, pp. 21-62.

¹⁰⁴ 服飾上的文化交雜問題，及其引發的道德焦慮，可參見 Ulinka Rublack, "Cloth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Renaissance Germany," pp. 273-282; A. R. Jones and P. Stallybrass, "Yellow Starch: Fabrications of the Jacobean Court," pp. 59-85.

¹⁰⁵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p. 69, 134-135.

¹⁰⁶ 當時對國家衰敗的各類批評，尤其是道德衰敗，可參見 Sandra Clark, *The Elizabethan Pamphleteers*, pp. 202-211.

上文所提到各種敗壞，並不是英格蘭民族的本性與國體的本貌。各作者在作品中雖然毫不留情地批判眼前腐化墮落的現狀，但當他們描述到各種罪惡的源頭時，卻全都來自外國人的污染：西班牙人的傲慢、法國人的荒淫、義大利人的奸詐、日耳曼人的貪食、土耳其人的瀆神等。這些罪惡如線、如紗，被編織在各國所產的布匹上輸入英格蘭，而穿上異國服裝的英格蘭人，就此披戴上各種異國罪惡。如同伊莉莎白時期劇作家利利(John Lyly, 1553-1606)，在其喜劇《米達斯》(*Midas*, 1592)的開場白所說：「交通與旅遊將所有國家的本性編織成我們的，使這塊土地變得像掛毯(arras)，滿布機巧，[可它原來像是一塊以[真誠]手藝織成的寬布(broad-cloth)。]」¹⁰⁷

在這句開場白中，織品被生動地賦予道德意義，來自法國地區的掛毯(Arras 原為法國北部的地名)，象徵著外國人的墮落；英格蘭傳統的織品寬布，則被視為本土樸直勤懇精神的代表。這句話拉出了「過去」與「現在」的對立，一方面哀痛當前的腐敗；另一方面追悼逝去的美好年代。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國族意識即在此種追尋過往、重新認識本土特質的情懷中，更加清晰。最能代表此種古今對照、異國與本土對立的作品，是格林所寫一部戲謔性的論冊——《獻給竄紅之廷臣的妙辭——或，絲絨短褲與毛布短褲之間的趣味辯論》(1592，此書以下簡稱《妙辭》，其封面見圖 14)。¹⁰⁸本書從作者在山野間打盹時所做的一場夢開

¹⁰⁷ John Lyly, *Galatea: Midas*, p. 153.

¹⁰⁸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Or, A Quaint Dispute Between Veluet Breeches and Cloth-Breeches*. 這部作品其實完全抄襲更早之前由賽恩(Francis Thynne, c. 1545-1608)所寫的《驕傲與卑微的辯論》(*The Debate Between Pride and Lowliness*)，只是格林將原先的詩體改寫為散文體，在 1592 年出版後，受到熱烈的歡迎。至於賽恩的原作寫成後(可能在 1568 年)並未出版，直到格林的抄襲之作出版後，才正式出版。Francis Thynn,

始，夢中出現兩條像人一樣會說話和行動的男子短褲，一條由外國絲絨製成(Velvet-breeches)；一條由本土所產的毛布製成(Cloth-breeches)。這兩條褲子爭論著彼此的優越性，都聲明自己最有資格居住在英格蘭，因而鬧得不可開交，於是作者自願擔任法官，並由他設立 24 人陪審團，裁決兩造間的糾紛。整部作品以對話方式寫成，社會各個階層的人物輪番出現在對話場景中，使得這部作品既是透過服飾思考英格蘭認同的佳作，也是紀錄社會與經濟生活百態的重要文獻。

在《妙辭》中，「絲絨短褲」從一出場就帶著負面的形象。格林描述他在夢中看一條「粗野無頭的東西從山丘上走來，每跨一大步就驕傲地停一下，好像是一個矯揉造作的自大狂，要用自己的步伐測量世界一樣。」格林猜測這個無頭卻會動的東西，是「在沙漠中長成的怪物」，但它全身上下卻是用昂貴的織品與飾品組成：它身上直條的布幅(panes)是用那布勒斯的毛呢所做，縫在西班牙的緞面上，而且整條短褲用金線縫編再飾以珍珠；長襪(Netherstocke)則是用格列那達(Granado)最純的絲製成，腰帶上還配著細長劍(Rapyer)與短劍。「絲絨短褲」自我介紹時，則說它誕生在義大利，是古代羅馬人的後代：「從我原生的家鄉(我在那裡頗負盛名)應邀到英格蘭，用我的行誼舉止，在英格蘭這裡增添你們國家與年輕仕紳(Gentlemen)的榮耀。」¹⁰⁹「絲絨短褲」的形象，就是當時許多取用義大利服裝風尚之年輕仕紳的反照，它同時也代表著國外傳入的「驕傲」，以其「渴求的嫉妒污染宮廷，以緊握的貪婪[污染]城市，以輕蔑和鄙視[污染]鄉村」。整個國家由朝到野都因此受害。¹¹⁰

“Introduction,” in *The Debate Between Pride and Lowliness*, pp. v-xvi.

¹⁰⁹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p. 220, 221, 224.

¹¹⁰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 209. 此段批評「絲絨短褲」

相對的，「毛布短褲」則是「英格蘭古老可敬之貴族與農民傳統」的代表。它出現在夢中時，作者看見它從另一座山丘「以較溫和的步伐，沈穩莊重地走來，好似不疾不徐，卻總是遵守承諾地出現在一個地方」。論到它的外貌，他寫道：「一條樸素的毛布短褲，[褲管]沒有反折也沒有裝飾，直包住大腿，用白色粗呢(Kersie)製成，不用寬大[多餘]的布料，長襪也是這樣，[與短褲]縫合在膝蓋上方，用的是鄉村自產的藍布(country blewe)。」此外，「毛布短褲」身上還帶著英格蘭人傳統的武器：短棍(bat)和長矛(pike)。這一切就像「我們祖先穿著的樣子，那時候友愛鄰舍、周濟鄰里之德將驕傲摒除在英格蘭之外」。¹¹¹因此，無論就服飾的材質、剪裁、配件，或舉止風範來看，「毛布短褲」完全是英格蘭本土的化身，顯現真正且未受污染的英格蘭特質：樸實無華，不在乎外表的華麗，卻擁有內在真實的智慧與美德，而且舉止沈靜、態度從容。

「毛布短褲」在《妙辭》中也做為作者的喉舌，嚴厲指責「絲絨短褲」所帶來的污染：

我詛咒第一個把你帶來這裡的人，因你不是獨自來的，而是帶著一大群可憎的罪惡來。它們一無可誇，只有會感染人的敗壞、浮華、自愛、雞姦和奇怪的毒藥。藉著它們，你已經污染了這塊光榮的島嶼……在你誕生之時的義大利，原本以武力和學問聞名於世，但此帝國卻因你而衰敗……所以你是羅馬帝國的禍

的話語出現在本書獻詞中。

¹¹¹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p. 209, 222. Kersie (即 Kersey) 與 country blewe (即 country blue) 皆為英格蘭本土所產的織品，見 Eric Kerridge, *Textile Manufact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5, 17.

根，而如今不幸的，你又來到英格蘭，企圖行相同的顛覆之事。¹¹²「毛布短褲」看見了國族的危機，因此疾言厲色地要求「絲絨短褲」離開英格蘭，但後者也同樣堅持自身的古老性與價值，有資格住在英格蘭。這兩條褲子為此爭論不休。作者接著為了組成陪審團，邀請在夢中路過的各階層人物，如騎士、醫生、律師、裁縫師、雜貨商、鐵匠、牧羊人、農民、船夫等加入這場辯論。文本的設計將整個英格蘭國族的人口都包含在內，共同來面對這個問題：哪一條褲子最有資格居住在英格蘭？也就是問：究竟哪些特質與榮耀是英格蘭土生土長，最值得留在本國的？文中對古風之美的懷念回答了這個問題：

在英格蘭，那是一段美善有福的時光。那時，史蒂芬王(K. Stephen, r. 1135-1154)穿著高尚的毛布短褲，認為它們比昂貴的[短褲]更好。那時他的西敏宮(Westminster hal [Hall])太小只能作飯廳；他的賑濟品不是乾骨頭，也不是碎肉，而是大塊的牛脊肉放到窮人的籃子中。宮廷裡，慈善之心滿溢，年輕的廷臣爭相在美德上一較高下，而不是在華麗的衣著上。他們騎乘時不會拿扇子遮臉擋風，而是戴著鎧甲抵擋戰斧的錘擊。那時，他們懂得教導一名戰士如何守備，更勝於懂得如何用心情詩追求一名女士。那時謙卑、友愛鄰舍、周濟鄰里之德存於英格蘭……那時侯爵、伯爵、官吏、仕紳與鄉紳(Gentleman and Esquire)注重美德，而不在于乎華貴(pride)，穿著自己家裡做的短褲……[這個國家]在驕傲而新竄起的絲絨短褲出現之前，很少有訴訟提出，但它為了維持門面肇生出許多古怪的紛爭。自從它開始主宰英格蘭後，便將自大貪婪與侵佔的性情引入每個人的腦袋裡，讓律師變成了這個

¹¹²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 226.

共同體(commonwealth)的主幹。¹¹³

這兩段追想將古與今對立，召喚著英格蘭人，尤其是受外國氣息污染最為嚴重的上層階級，揚棄服飾上的奢華與柔弱矯情的舉止，同時認清國族本貌，以尋回舊有儉樸、強健與勇武。

上段引文所展現的二元對立，其實充滿在整部《妙辭》中：古之光榮對立於今之腐敗、本國自製織品對立於外國進口奢侈布匹、本土純樸剛強對立於異國奢華驕縱、腐化的宮廷與年輕仕紳對立於鄉間的傳統貴族和農民、強健的男性身體對立於柔弱化的「怪物」之體、真實的文雅(包含內在德行與外在舉止)對立於粗野無文。在這些多面的二元對立中，作者對傳統英格蘭的認同與驕傲感已展露無遺，於是陪審團最終裁決：「毛布短褲自布魯特(Brute)以來即居住在此島嶼，[比絲絨短褲]早幾百年之多……他可以合法宣稱自由農(Frank tenement)的權利，因此我們指定它為永久居留者」。相對的，「絲絨短褲」則是來自義大利新竄起的居民，「是此共同體的敵人」，理應儘速離開這個國家。¹¹⁴

《妙辭》中所傳達的本土之愛，對古風之美的追想，以及文化保護主義，在當時並非單一的現象。諸多批評服飾問題的作品中，也表達了對英格蘭的熱愛，如本文最初提到的柏得，他認為英格蘭固有的「禮儀與男子氣概」優於各國，而且土壤肥沃、富藏金、銀、鐵、錫

¹¹³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p. 235, 251.

¹¹⁴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 294. 布魯特是傳說中肇建不列顛王國的首位君主，也是來自特洛伊(Troy)的羅馬人祖先伊尼亞斯(Aeneas)的後代。在十六世紀英格蘭流行的建國神話中，布魯特、亞瑟王(King Arthur)與都鐸君主亨利七世(Henry VII, r. 1485-1509)一脈相承，此神話也延續至十七世紀的詹姆士六世暨一世(James VI & I, r. 1603-1625)時代，參見 Herbert Grabes, "'Elect Nation' The Foundation Myth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173-189.

等各類礦物，魚產也比他國豐富，是一個可完全自足的國家。¹¹⁵寫下《英格蘭記敘》的哈理森也認為，上帝賜給各國的物產中，以英格蘭最為豐盛，所以「各國都需要英格蘭[的東西]，而不是英格蘭需要別人的」。¹¹⁶論冊作家史塔普呼應哈理森的看法，視英格蘭為上帝眷顧之地，「舒適而有名的島嶼，海洋四面環繞，有如城牆；那裡空氣溫潤、土壤肥沃，蘊含各樣為人所需、為走獸所要的東西」；那裡的人「最為英勇無畏……勇壯強健，富英雄氣質……其體魄無與倫比，其面貌出類拔萃，在所有人類中，不輸給太陽底下任何一族」。¹¹⁷另一位論冊作家藍金斯則以更簡潔的文字，推崇過去的英格蘭是「美德的起頭、智慧的泉源、一切神聖知識的根基」。所以它應當「浸淫在自己的奶水中、沈浸在自己甘甜的泉水裡」，而不接受任何外國浮華之物的污染與扭曲。¹¹⁸

將外國文化視為寇讎的心態，也同樣普遍地表現在十六、十七世紀眾多反對年輕仕紳出國旅遊的作品中，自亞順(Roger Asham, 1515-1568)以降至十七世紀的迪肯(John Deacon)等人，都擔憂心性不定、缺乏自信的年輕人，在國外旅遊期間沾染異國風俗與其人民腐化的特質，特別是許多年輕人所嚮往的義大利地區，其使英格蘭青年成為「義大利化的英格蘭人，魔鬼的化身」(Englese Italianate, e vn diabola incarnate)。¹¹⁹除了旅遊，這些作家也強烈反對外國商品輸入，如迪肯主張禁絕煙草與

¹¹⁵ 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pp. 118-119.

¹¹⁶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pp. 357, 359.

¹¹⁷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p. 59-60.

¹¹⁸ William Rankins, *The English Ape*, sig. D1r.

¹¹⁹ 參見 Sara Warneke, "Educational Travelers: Popular Imagery and Public Criti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71-94; Sara Warneke, *Images of the Educational Travell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h. 3, pp. 74-101, esp. p. 95.

酒品輸入，因「我們心靈與身體(關乎宗教與禮儀)的污染，都歸因於毫不謹慎地與外國的腐敗及習俗交流接觸。」他認為唯有限制與他國往來、建立文化藩籬，才能保有「古老的習俗與禮儀，並且持守到底」。¹²⁰

迪肯的看法在今日看來，不免有些保守且違反時代趨勢，但在當時卻是許多人的共識，並且成為建立國族認同的重要基礎。對他們而言，當下英格蘭人必須做的，就是《妙辭》中所不斷傳達的：恢復本貌。此本貌表面上看來是回復中古時期的樣貌，事實上卻呼應著十六世紀「文雅」(civility)的觀念，其主旨在藉由外在舉止體現內在品格，並與他者的「野蠻」有所區隔，因此我們可將此類國族想像稱為「文雅的國體」。¹²¹這個文雅的國體，將如「毛布短褲」所主張的，是一個追求內在心靈之美，遠勝於外在服飾之華麗的國度，因為「真正的尊貴」(true Nobility)在於以美德固守的「心靈」，而不在于「財富」，「一件絲絨外套也不能使一個懶散的人成為紳士」。¹²²所以英格蘭人應當先恢復「內在的尊貴與誠實」，再由心靈之美散發於外，表現出

¹²⁰ John Deacon, *Tobacco Tortvred or the Filthie Fvme of Tobacco Refined*, pp. 3, 8.

¹²¹ 此時期英格蘭「文雅」的觀念受到人文學者伊拉斯摩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的影響，指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發自內在真誠之優雅又合宜的舉止，但此時期文雅也指稱一地文化總體的成就，用以區隔野蠻的他者。參見林美香，〈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禮儀書及其研究〉，頁 157-212；林美香，〈身體的身體——伊拉斯摩斯與人文學者的服飾觀〉，頁 237-288；Anna Bryson,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43-74; Jennifer Richards, *Rhetoric and Courtlines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¹²²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p. 225-226. 相反的，「絲絨短褲」主張，華服是社會工商業進步的動力，也是個人尊貴的標記，見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 230.

舉止有度、正直、儉樸等毛布短褲所代表的形象。如此，英格蘭人也才能重建身體的本貌，就如史塔普所懷念的景象：「過去，男人多麼強壯，他們活得多麼長壽、多麼健康」；「比我們現在強壯十倍，能夠承受任何憂傷與痛苦」。¹²³在「文雅的國體」下，男人將能真實展現「心」與「體」相映之美，不再有那「裸露的國體」所表現出的焦躁不安；也不再有了「混雜的國體」所帶來的柔弱與怪物化。

「文雅的國體」也將是一個階級秩序分明、上下融洽相處的國度。「毛布短褲」所代表的傳統仕紳階級與農民(*gentility and yeomanry*)，應當成為社會的主幹，而「絲絨短褲」所代表的新興商人或奴褲子弟，「驕傲而無禮的一群人」不應當道。《妙辭》中又特別指責後者僭越其階級應有的服裝規範，妄想以華麗的服裝與貴族匹敵，嚴重破壞了傳統社會秩序與安寧，致使盜賊叢生、上下等級混亂。¹²⁴傳統階級秩序因服裝僭越所破壞，此點也正是史塔普在其《剖析世風之敗壞》中最為關切的問題，其不僅顯露了驕傲之罪，也代表對「文雅」的破壞，漠視下對上的儀節與敬畏，因此唯有恢復傳統英格蘭階級本貌，讓「貴族、仕紳與官吏可合法穿著昂貴的服裝」，以展現他們的「權威、財富、尊貴、富有與榮耀」，其他每一個人則「按其本分」(*in their calling*)穿著。¹²⁵這樣一個「文雅的國體」才能建立一個知足、安寧的社會，展現秩序之美，而非迷茫與混亂。

此秩序之美，除了是格林與史塔普等論冊作家所嚮往的，也透過另一種「印刷——資本主義」的產品，將此國族想像具象化，此即史

¹²³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 227;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p. 95-96.

¹²⁴ 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pp. 223, 232.

¹²⁵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p. 70, 72.

必得在 1611 年所出版的〈英格蘭王國地圖〉(The Kingdom of England, 圖 15), 收入於他的地圖集——《大不列顛帝國劇場》(*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¹²⁶史必得追隨荷蘭地圖家奧提利烏思《寰宇劇場》的地圖集名稱與格式, 也沿襲低地國地圖製作的風潮, 在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王國的地圖兩側繪上穿著特定服飾的人物圖像, 是英格蘭首部結合地圖與服飾書的作品(見第二節)。在英格蘭(含威爾斯)的部分, 兩側各有四個方格, 每一格繪上一男或一女, 依社會階層高低由上而下排列, 依序是貴族、仕紳、市民、農民; 且左右方格對應, 呈現一夫一妻婚姻體制。¹²⁷方格中各人物依其社會等級穿著, 男貴族全身紫衣、

¹²⁶ 史必得是首位出版大部頭地圖集的英格蘭人, 他的《大不列顛帝國劇場》也是首部「不列顛」地圖集, 包含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王國, 且有英格蘭與威爾斯各郡、各城鎮詳細的區域圖, 出版後即受市場肯定, 再版多次, 至十八世紀中葉以前都被認為是最具公信力的地圖集。他的地圖集主要靠本人實地探勘, 獲得各地區地景相關資料, 但也仰賴薩克斯頓(Christopher Saxton, c. 1542-1611)於 1579 年所出版的《英格蘭地圖集》。不過史必得未如薩克斯頓一樣, 得到官方積極的贊助, 他主要靠自己的資源及倫敦「服飾商同業公會」(the Merchant Taylors' Company)的支持, 而且他的父親也是一名服飾商, 這兩方面的關聯也許使他對服飾問題更加敏感。目前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已將史必得的不列顛地圖集數位化, 可見網站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maps/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有關史必得與薩克斯頓的地圖集, 及兩人的比較, 參見 Sarah Tyacke and John Huddy, *Christopher Saxton and Tudor Map-Making*; Rodney W. Shirley,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1477-1650*; Richard Helgerson, "The Land Speaks," pp. 105-147; Bernhard Klein, "Mapping the Nation," pp. 97-111.

¹²⁷ Valerie Traub 認為史必得的英格蘭地圖, 及其後於 1627 年出版的世界地圖集——《世界著名區域一覽》(*A Prospect of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紫袍，且帶著一條顯眼的圓狀金鍊，象徵王室的政治權威；女貴族紅白相間，以鮮豔的紅色絲絨做環裙(farthingale)，內搭白色緞面長裙，其所披戴的紅色斗蓬以白色貂毛裝飾邊緣，脖子有扇形環狀立領(fan-shaped ruff)。以下由仕紳至農民階層，衣著繁複程度漸減、色彩越偏暗沈，加上人物所附配件(如杖、劍、竹籃等)，可以判別出財富、尊貴與社會地位的區隔。¹²⁸

英格蘭地圖兩側人物的穿著說不上簡單樸素，也未必是本國衣料所製，但地圖的畫面設計，使觀者不僅目睹英格蘭國家完整的身體面貌，即英格蘭的疆域地形，也見到英格蘭社會生活中每一個體按其階層穿著的樣貌。國家的身體與人的身體同時呈現在一畫面中，它不但展現了國族認同的空間範疇——領土，也以人物穿著展現這是一個有秩序而文雅的社會。但史必得並未將同樣的畫面設計，放在蘇格蘭與愛爾蘭身上。蘇格蘭地圖兩側(圖 16)，左上方是國王詹姆士六世暨一世，其下是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1594-1612)；右上方是王后安妮(Anne of Denmark, 1574-1619)，其下是查爾斯王子(Prince Charles, 1600-1649)，他們的穿著與英格蘭上層階級並無太大差異。此外，兩側人物上方都有王室徽

World)，除呈現各地地形、地貌之外，也在表達一夫一妻的異性戀體制(domestic heterosexuality)，見 Valerie Traub, "Mapping the Global Body," pp. 71-74.

¹²⁸ 以地圖兩側人物的服裝圖像表達社會階層的方式，也見於美利安(Mathäeus Merian the Elder, 1593-1650)所繪的〈巴黎地圖〉(*Le plan de la ville, cite, vniversite et favxbovrgs de Paris avec la description de son antiqvite et singvliarites*, 1615)，此圖兩側繪有穿著特定階級服飾的法國男女，左方為男性，由國王下至農民；右方為女性，由王后至農婦，共 4 個階層。此圖後來被 Claes Jansz Visscher(1587-1652)的〈法國地圖〉(*Gallia*, 1650)所仿製，且增列了律師階級。見 David Woodward, e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pp. 169-172.

章，顯示這是一張由王室政治權威所定義的疆域，表彰國王所來自的土地。愛爾蘭地圖(圖 17)的左側則有六個方格，描繪三對夫妻，由上往下依序是愛爾蘭仕紳與其妻子、「文雅的」(civil)愛爾蘭女人與男人、「粗野的」(wild)的愛爾蘭男人與女人。此六型人物都披著斗篷，是愛爾蘭最常見的服裝類型，最下方赤足散髮的女人，則代表愛爾蘭野蠻未開化的部分。此三層人物並不是社會階層的排序，不見有貴族居於最上層引導社會秩序與禮儀發展，「文雅」與「粗野」的用詞，更加表達此地區仍需要中央政府文明化的力量移入。這個畫面，其實是英格蘭應當進一步統治愛爾蘭的宣言。

以《大不列顛帝國劇場》的整體內容來看，史必得的不列顛認同，其實是以英格蘭國族認同為中心，不但英格蘭、蘇格蘭、愛爾蘭三地的全圖，有不同的呈現方式，伴隨這些地圖及城鎮區域圖同時出版的《大不列顛史》(*History of Great Britain*)，也表達了以英格蘭為主幹的不列顛歷史。而且，史必得毫不隱藏地表達他對「我們土生土長之地」(our native land)的熱愛與讚賞，甚至請讀者原諒他對此土地的「感情超出了界線」。他認為英格蘭的「氣候、溫度、富足與歡樂，使它恰如歐洲的伊甸園(Eden of Europe)」：它所產的穀物冠於全歐，牛羊遍及各地；綿延的山脈蘊藏豐厚礦產，舉凡銅、鉛、鐵、煤、大理石、水晶，無一缺乏，海洋與河流也蓄滿魚產。這一切，使英格蘭「居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處是天堂，除了他們自己居住的地方」。¹²⁹這些對英格蘭土

¹²⁹ John Speed,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 Presenting an Exact Geography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and the Isles Adjoining with the Shires, Hundreds, Cities and Shire-towns*, Dedication. 史必得的《大不列顛帝國劇場》內容包含兩冊，第一冊以地理為主(Chorographical Tome)，共 4 卷；第二冊為歷史敘述(Hystorical Tome)，含

地的讚美，與前文所提到作家們對英格蘭本土的熱愛，如出一轍，不過史必得透過他的英格蘭地圖，讓國族認同與土地之間有更親密的連結；地圖上的服飾圖像也讓特定的服飾儀節與特定的土地，產生更清楚的伴隨關係。在文字與圖像交互閱讀的過程中，史必得的英格蘭地圖成功展現此國族過往的榮耀、現時的繁榮，以及有秩序而文雅的社會樣態。

六、結論

史必得在他的《大不列顛帝國劇場》正文第一頁寫道，每個王國有如一個「人體」，由理智的靈魂主宰，而他的地圖集即在顯現此「外在的身體」(outward Body)與輪廓(Lineaments)。他接著將地圖本身類比為身體，將自己比擬為一位解剖學家，先觀察英格蘭「整個身體」(the whole body)的樣貌，再解剖身體，展露其中的「肢幹、血管和關節(指的是各郡、河流、城市和村鎮)」，有如解剖學家觀察與繪製人體各部分。¹³⁰史必得所言，正是在此時代將國家被比擬為身體，也將地圖類比為身體的例證，¹³¹但不論是國家或地圖的「身體」想像，服飾都是此想像中與此「身體」密切連結的部分，成為表達與製造國族認同的物體。

服飾之所以成為近代早期英格蘭國族想像中重要的部分，一方面根植於此時代既有的文化思維，表現在遊記、服飾書、地圖等印刷品中，以服飾定義國族差異，也透過服飾理解一地、一族的民俗風情。另一方面則在於毛紡織業是英格蘭最傳統而古老的產業，也是經濟的

5 卷。史必得本人的說明見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 p. 1.

¹³⁰ John Speed,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 p. 1.

¹³¹ Caterina Albano, "Visible Bodies: Cartography and Anatomy," pp. 89-106.

命脈；在文化的意義上，甚至可等同於英格蘭。¹³²以上兩項因素，又因時逢宗教上一統教會與教義的解體，社會經濟發展上出現人口大增、物價飛漲，社會平行或垂直流動比以往劇烈的情形；再加上歐洲各國之間，以及跨洲之間更頻密的往來，商品、人員與觀念的交流，使英格蘭人有如進入一個「全球化」的時代。¹³³無論在經濟、文化與宗教上，許多英格蘭人都感到自身處於動盪不安的危機之中。如前文曾提到的民間文人們，他們自覺處於危機的時刻，而此危機感成為激發他們建立國族論述的推動力；也因此，產業問題、文化焦慮與國族認同三者，在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大眾作品中，屢屢相扣。

這些文人在此國族危急存亡之秋，試圖喚醒民族的靈魂、找出威脅本族生存與繁榮的他者，也試圖建立新的國族形象。服飾及其與身體的關聯，非常自然也深具文化象徵意義地，成為此時代國族意識的隱喻。本文在各類文字或視覺性的作品中，尤其是為大眾而出版(非受官方贊助)的作品中，分析出三種不同形式的國族想像，並以三種不同的「國體」形象表達。它們可代表來自社會公眾的意見與思維，較諸官方的法令或宣傳品，更能體現在「社會」這一「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中所發出的聲音，其中有批判之聲，也有讚美之音，呈現了既自卑又自傲的正反交奏。

這三種不同的「國體」想像中，前兩者「裸露的國體」與「混雜的國體」，其實是同一問題(英格蘭人沒有屬於自己的服裝)所產生的兩種面貌，用以表達負面的批判，以及深刻的文化自省。柏得所描繪的那位「裸體英格蘭人」，因戀慕各國新潮款式、鄙視自己舊有的穿戴，反

¹³² Roze Hentschell, *The Culture of Clo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8.

¹³³ Philipp Wolf,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p. 152-160.

而不知道該穿上哪一件衣服，最後讓自己像《皇帝的新裝》中那位皇帝，沒有一件衣服可蔽體，而成為眾人的笑柄。裸體的英格蘭也成了各國服飾與時尚入侵的疆域，一如史密斯在其《論英格蘭共同體》中所哀悼的，它失去了固有的本土產業，導致民生凋敝、城鎮衰敗、國家財政窮困，英格蘭「共同體」的體力與精神力都不及從前。民族精神與體力的弱化，在諸多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論冊作家、詩人或講道者看來，正是混雜各國布料、取用異國服飾的結果。史塔普、瑞曲、納許、藍京斯等人認為，原本單純的英格蘭共同體，轉變為一片片由西班牙、法國、義大利、土耳其等碎布所組成的「混雜體」(hodgepodge)，¹³⁴而且各國的罪惡也透過這一片片的碎布，深入英格蘭人的心靈。於是虛偽取代了真誠、誇耀取代了謙遜、奸詐取代了純樸、不信神取代了虔誠；英格蘭不再有一個正常的身體，而是一頭粗野的「怪物」，啃噬自己的國家與文化。

然而，「裸露的國體」與「混雜的國體」都被視為本貌的變異(deviant)，而非英格蘭的本相，對此變異的省察，則成為英格蘭文人探求文化本源與真實民族性的著力點。他們將時間拉回未受外國服飾與文化污染之前的英格蘭，那時英格蘭人用「自己的毛布」(his own cloth)，滿足於自家用「粗呢」所做的短褲、用「棕藍色或深藍色」布匹所做的外套和斗篷，加上一點「絲絨或毛皮」的裝飾；或穿著剪裁簡單，用「深褐色或黑色絲絨所做的緊身上衣」。¹³⁵哈理森或史塔普等許多文人相信，英格蘭的祖先們長久以來穿著這樣簡單樸素的衣裳，身體卻比現時的英格蘭人強壯勇武，意志也更加剛強果決。¹³⁶他們從過去英格蘭

¹³⁴ John Lyly, *Galatea*, p. 153.

¹³⁵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p. 148.

¹³⁶ Philip Stubbes, *The Anatomie of Abuses*, pp. 95-96.

人的穿著上，找到了真正的「英格蘭屬性」：自足、簡單、純樸、剛強、真誠、樂善好施等諸多美好的德行。¹³⁷因此，若要使英格蘭人成為真正的英格蘭人，就必須重建本土毛織產業，使用自製的毛布與服飾，同時尋回英格蘭舊有美好的民族特質，因為身體、衣著、心靈、意志都是一體並生的，一如格林所描繪的「毛布短褲」，既是自製生產的服飾，也是剛強體魄與古老美善精神的代表。

英格蘭文人們在時間上回溯過往的同時，繪測地圖的史必得則在空間上為英格蘭創造了充滿一體感與秩序感的區域形象，並將英格蘭國族認同與這塊豐饒的土地——「歐洲的伊甸園」相連。「英格蘭」不同於僅以政治定義的「蘇格蘭」，也不同於還待進一步文明開化的「愛爾蘭」，它以各階層井然有序的衣著，界定自身的文雅與和諧，成為「道德地理學」(moral geography)上的中心，¹³⁸鄰接著較為野蠻的區域，此種特殊位置賦予英格蘭更強烈的文化優越感。上述這些時間上或空間上的區隔，都在為英格蘭建造一個「文雅的國體」，擺脫變異

¹³⁷ 此處所列出的「英格蘭屬性」，其實是此時期多數歐洲社會共享的基督教價值，也是歐洲中古以來所崇尚的道德，在此點上英格蘭與其他歐洲各國並無明顯的差異。換句話說，當時文人們所追求的國族特質，並不是建立有別於其他基督教社會的價值觀，而是重返過去的面貌、不受當下已腐化的異國文化污染。今日，我們對英國特質的了解，多是十八世紀以後的發展所帶來的，例如「富而好禮」、「重理性、實用」等看法，與英國的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都有密切的關係，但它們在近代早期還未成為主流的現象。參見 Roy Porter,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pp. 1-18; Paul Langford,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¹³⁸ 有關「道德地理學」，參見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p. 114-116; Eugenia Paulicelli, 'Mapping the World,' pp. 25-28.

所帶來的粗野。¹³⁹在近代早期的英格蘭，此「文雅的國體」與前述「裸露的國體」、「混雜的國體」，有如三種不同顏色的毛線交互編織，製成一面國族認同的鮮明旗幟。

(本文於 2014 年 11 月 4 日收稿；2015 年 3 月 5 日通過刊登)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服飾與國族：十六世紀英格蘭對本土與愛爾蘭服飾的思考」(102-2410-H-004-037)部分研究成果，由衷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指正與建議。此外，初稿曾得楊彥彬教授指點；寫作期間，也仰賴胡捷、程奕嘉、尤智威、賴芷儀等人協助，在此深致謝忱。

¹³⁹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文雅化的努力，也表現在語言和宗教改革上，見 Cathay Shrank, "Civil Tongues: Languages, Law and Reformation," pp. 19-34.

圖 1 裸體英格蘭人



資料來源：Andrew Boorde,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p. 116.

圖 2 威尼斯貴族的托加長袍，類同古羅馬男性所穿的長袍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158.

圖 3 法國貴族與一般仕女常見的心形頭飾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321.

圖 4 英格蘭女貴族的黑色絲絨小帽與加上毛皮的外衣袍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418.

圖 5 土耳其貴族男性碩大的頭巾帽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428.

圖 6 中國男貴族的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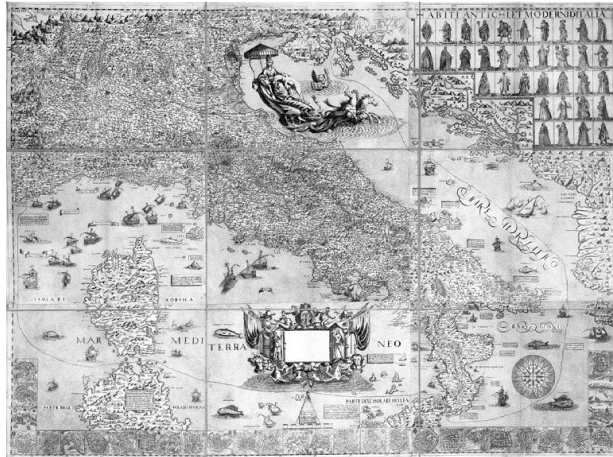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527.

圖 7 美洲佛羅里達國王(King of the Island of Florida)的服飾



資料來源：Cesare Vecellio,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p. 563.

圖 8 羅薩喬歐的義大利地圖與古今服飾圖



資料來源：Giuseppe Rosaccio, *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d'Italia* (1607), in Bronwen Wilson, *the World in Venice*, p. 63.

圖 9 葛瑞茲的義大利地圖(1617)



資料來源：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art 2, p. 1316.

圖 10 貝理歐的歐洲地圖(1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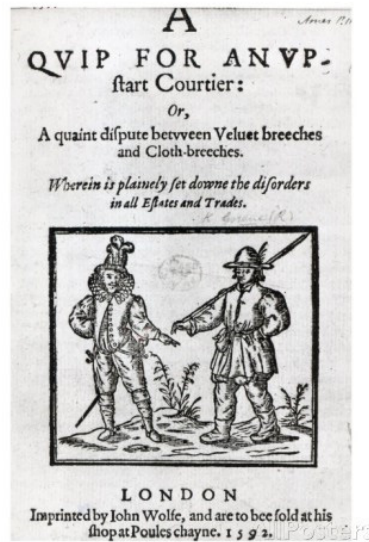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ttp://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27736/Europa_recens_descripta/Blaeu.html,
accessed 15 October, 2014.

圖 13 皮琛《不列顛的米納瓦》(1612)中的猩猩



資料來源：Henry Peacham, *Minerva Britannia*, p. 168.

圖 14 格林《獻給竄紅之廷臣的妙辭》(1592)一書的封面



資料來源：Robert Greene,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圖 15 史必得的〈英格蘭王國地圖〉(1611)



資料來源：<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maps/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圖 16 史必得的〈蘇格蘭王國地圖〉(1611)



資料來源：<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maps/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圖 17 史必得的〈愛爾蘭王國地圖〉(1611)



資料來源：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34866/The_Kingdome_of_Ireland_Devided_into_severall_Provinces_and_the_againe/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徵引書目

一、文獻史料

- Bertelli, Ferdinando. *Omnium fere gentium nostrae aetatis habitus, nunquam ante hae aediti*. Venice: F. Bertelli, 1563.
- Boorde, Andrew. *The Fyrst 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 (1555). In *Andrew Boorde's Introduction and Dyetary with Barnes in the Defence of the Berde*, edited by F. J. Furnivall.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870; New York: Kraus Reprint, 1981.
- Bry, Theodor de. *Les Grands Voyages*. Frankfurt, 1590.
- Cannon, Nathanaell. *The Cryer: A Sermon Preached at Pauls Crosse the Fifth of Februarie*. London, 1613.
- Castiglione, Baldesar.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Translated by Charles S. Singleton, edited by Javitch, Daniel. New York: Norton, 2002.
- Certain Sermons or Homilies Appointed to be Read in Churches in the Time of the Late Queen Elizabeth of Famous Memory: And Now Thought Fit to Be Reprinted by Authority from the King's Most Excellent Majesty, Anno 162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44.
- Coryate, Thomas. *Coryat's Crudities*. London, 1611; reprint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1905.
- Deacon, John. *Tobacco Tortvred or the Filthie Fvme of Tobacco Refined*. London: Printed by Richard Field, 1616.
- Dekker, Thomas. *Seven Deadly Sins of London: Drawne in Seuen Seuerall Coaches, through the Seuen Seuerall Gates of the Citie, Bringing the Plauge with Them*. London: Printed by E. A. for Nathaniel Butter, 1606.
- Deloney, Thomas. *The Pleasant History of John Winchcomb in His Younger Years Called Jack of Newbery, the Famous Clothier of England*. London: W. Wilde, 1840.
- Deserps, François. *A Collection of the Various Styles of Clothing Which Are Presently Worn*

- in Countries of Europe, Asia, Africa and the Savage Islands, All Realistically Depicted.*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Sara Shannon. Minneapolis: James Ford Bell Librar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1.
- Glen, Jean de. *Des habits, moeurs, cérémonies, façons de faire anciennes & modernes du monde, traicté non moins utile, que delectable, plein de bonnes & saintes instructions.*
Liège: Jean de Glen, 1601.
- Grassi, Bartolomeo. *Dei veri ritratti degl'habiti: Di tutte le parti de mondo* (On the True Portrait of the Habits of All the parts of the world). Rome: Bartolomeo Grassi, 1585.
- Greene, Robert. *A Qvip for an Vpstart Courtier: Or, A Quaint Dispute Between Veluet Breeches and Cloth-Breeches* (1592). In *Life and Complete Works in Prose and Verse of Robert Greene*, v. 11, edited by Alexander B. Grosart. London: Aylesburty, 1881-1886.
- Harriot, Thomas.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 Found Land of Virginia*. London, 1588.
- Harrison, William.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1577). Eitedd by Georges Edelen. Washington and New York: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and Dover Publications, 1994.
- Jackson, William. *The Celestiall Husbandrie: Or, The Tillage of the Soule*. London, 1616.
- Jonson, Ben. *Ben Jonson: A Critical Edition of the Major Works*. Edited by Ian Donald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Lyly, John. *Galatea: Midas*. Edited by George K. Hunter and David Bevington.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0.
- Nashe, Thomas. *Christ Teares over Ierusalem* (1593). In *The Works of Thomas Nashe*, edited by R. B. McKerrow.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s by Wilson, F. P. Oxford: Blackwell, 1958.
- Nicolay, Nicolas de. *Les quatres premiers livres de navigations et pérégrinations Orientales*. Lyon: Guillaume Rouille, 1567.
- Peacham, Henry. *Minerva Britanna, Or a Garden of Heroical Deuises, Furnished, and Adorned with Emblems and Impresa's of Sundry Natures*. London: Printed in Shoe-Lane, 1612.
- Rankins, William. *The English Ape, the Italian Imitation, the Footesteppes of Fraunce*. London: Robert Robinson, 1588.
- Rich, Barnabe. *My Ladies Looking Glasse: Wherein May Be Discerned a Wise Man from Foole*. London: Printed for Thomas Adams, 1616.
- Sansovino, Francesco. *Venetia città nobilissima et singolare, Descritta in XIII. Libri*.

- Venetia: Appresso Iacomo Sansovino, 1581.
- Smith, Thomas. *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 Attributed to Sir Thomas Smith*. Edited by Mary Dewar. Charlottesville: Published for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b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9.
- Smith, Thomas. *De Republica Anglorum* (1583). Edited by Mary De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Speed, John.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 Presenting an Exact Geography of the Kingdoms of England, Scotland, Ireland, and the Isles Adioyning with the Shires, Hundreds, Cities and Shire-towns*. London: John Sudbury and George Humble, 1611.
- Stubbes, Philip. *The Anatomie of Abuses* (1583). Edited by Margaret Jane Kidnie. Arizona: Arizona Center for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2.
- Tartar, Maria, ed. *The Annotated Classic Fairy Tales*.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 The Phantastick Age: Or, The Anatomy of Englands Vanity, In wearing the fashions Of several Nations, With good exhortations, Against transmutations* (1633?). In *Satirical Songs and Poems on Costume: From the 13th to the 19th Century*, edited by Frederick W. Faiholt. London: Printed for the Percy Society, by Richards, 1848.
- Thynn, Francis. *The Debate Between Pride and Lowlines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Shakespeare Society, 1841.
- Vecellio, Cesare. *Cesare Vecellio's Habiti Antichi et Moderni. The Clothing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Europe,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garet F.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8.
- Weigel, Hans. *Habitus praecipuorum populorum, tam virorum quam foeminarum Singulari arte depicti*. Nuremberg: Hans Weigel, 1577.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時報文化，2010。
- 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 I》，臺北：行人出版社，2012。
- Bath, Michael. *Speaking Pictures: English Emblem Books and Renaissance Culture*. London: Longman, 1994.
- Bellamy, John G. *The Law of Treason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Bellamy, John G. *The Tudor Law of Treas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3.
- Bhabha, Homi K.,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 Bowden, Peter J. *The Wool Trad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1962.
- Bredsdorff, Elias.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1805-75*. London: Phaidon Press, 1975.
- Bryson, Anna. *From Courtesy to Civility: Changing Codes of Condu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hallis, Christopher E. *The Tudor Coina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
- Clark, Sandra. *The Elizabethan Pamphleteers: Popular Moralistic Pamphlets 1580-1640*. Rutherford,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laydon, Tony and Ian McBride. *Protestant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ain and Ireland, c. 1650-c. 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ollinson, Patrick. *Godly People: Essays on English Protestantism and Puritanism*.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3.
- Could, J. D. *The Great Debasement: Currency and the Economy in Mid-Tudor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 Cressy, David. *Literacy and the Social Order: Reading and Writing in Tudor and Stuart*

-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Davies, Marie-Hélène. *Reflections of Renaissance England: Life, Thought and Religion Mirrored in Illustrated Pamphlets 1535-1640*. Pennsylvania: Pickwick Publications, 1986.
- Davis, Ralph. *English Overseas Trade, 1500-1700*. London: Macmillan, 1973.
- Dewar, Mary. *Sir Thomas Smith: A Tudor Intellectual in Office*. London: Athlone Press, 1964.
- Freeman, Rosemary. *English Emblem Books*.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66.
- Fussner, F. Smith. *The Historical Revolution: English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ought, 1580-1640*. London: Routledge, 1962.
- Girtin, Thomas. *The Triple Crowns: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Drapers' Company, 1364-1964*. London: Hutchinson, 1964.
- Haller, William. *Foxe's Book of Martyrs and the Elect Nati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3.
- Harley, J. B. and Davi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part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Harte, N. B. *The New Draperies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England, 1300-18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ayward, Maria. *Rich Apparel: Clothing and the Law in Henry VIII's England*. Farnham: Ashgate, 2009.
- Helgerson, Richard.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entschell, Roze. *The Culture of Cloth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extual Constructions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ldershot: Ashgate, 2008.
- Jones, Whitney R. D. *The Tudor Commonwealth, 1529-1559*. London: Athlone P., 1970.
- Jowers, S. Jackson. *Theatrical Costume, Masks, Make-up and Wigs: A Bibliography and Iconography*. The Motley Bibliographies, 4; London: Routledge, 2000.
- Kerridge, Eric. *Textile Manufactur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lein, Bernhard.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rel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 Langford, Paul. *A Polite and Commercial People: England 1727-178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MacDonald, Joyce Green, ed. *Race, Ethnicity, and Power in the Renaissance*. Madison,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 McEachern, Claire Elizabeth. *The Poetic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90-16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Outhwaite, R. B. *Inflation in Tudor and Early Stuart England*. 2nd edn., London: MacMillan, 1982.
- Porter, Martin. *Windows of the Soul: The Art of Physiognomy in European Culture 1470-178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5.
- Ramsay, G. D. *The English Woollen Industry, 1500-1750*. London: MacMillan, 1982.
- Ramsey, P. H., e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Methuen, 1971.
- Richards, Jennifer. *Rhetoric and Courtliness in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Rublack, Ulrika. *Dressing Up: Cultural Identity in Renaissance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Scholz, Susanne. *Body Narratives: Writing the Nation and Fashioning the Subjec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2000.
- Schwartz, Stuart B., ed. *Implicit Understandings: Observing, Report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Europeans and Other Peoples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Shirley, Rodney W.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1477-1650*. Rev. edn. East Grinstead, West Sussex: Antique Atlas Publication, 1991.
- Stevenson, Angus, ed.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 6th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 Suranyi, Anna. *The Geniu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ravel Writ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 Thirsk, Joan. *Economic Policy and Projects: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umer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 Tyacke, Sarah and John Huddy. *Christopher Saxton and Tudor Map-Making*.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0.
- Warneke, Sara. *Images of the Educational Traveller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Leiden; New York: E. J. Brill, 1995.
- Watt, Tessa. *Cheap Print and Popular Piety 1550-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Wilson, Bronwen. *The World in Venice: Print, the City, and the Early Modern Ident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Wohlfarth, Paul. *Andrew Boorde: Monk, Physician and Traveller*. Place of publication and publisher not identified, 1968.

Woodward, David, ed. *Art and Cartography: Six Historical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Wrightson, Keith. *Earthly Necessities: Economic Lives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期刊與專書論文

林美香，〈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的禮儀書及其研究〉，《臺大歷史學報》，49(臺北，2012)，頁 157-212。

林美香，〈身體的身體——伊拉斯摩斯與人文學者的服飾觀〉，《臺大文史哲學報》，77(臺北，2012)，頁 237-288。

賴毓芝，〈圖像帝國——乾隆朝《職貢圖》的製作及帝都呈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5(臺北，2012)，頁 1-76。

Albano, Caterina. "Visible Bodies: Cartography and Anatomy." In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edited by Andrew Gordon and Bernhard Klein, pp. 89-1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Blanc, O. "Images du monde et portraits d'habits: les recueils de costumes à la Renaissance," *Bulletin du bibliophile*, 2 (1955), pp. 221-261.

Defert, Daniel. "Un genre ethnographique profane au XVIe: les livres d'habits (essai d'ethno-icnographie)." In *Histoires de l'anthropologie (XVIe-XIXe siècles)*, edited by Britta Rupp-Eisenreich, pp. 25-41. Paris: Klincksieck, 1984.

Elton, G. R. "Reform and the 'Commonwealth-men' of Edward VI's Reign." In *Studies in Tudor and Stuart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vol. 3: *Papers and Reviews 1973-1981*, edited by G. R. Elton, pp. 234-25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Grabes, Herbert. "'Elect Nation' The Foundation Myth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Writ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 National Identit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Century England*, edited by Herbert Grabes, pp. 173-189. Amsterdam; Atlanta, G. A.: Rodopi, 2001.
- Grimes, Kristen Ina. "Dressing the World: Costume Books and Ornamental Cartography in the Age of Explorations." In *A Well-Fashioned Image: Clothing and Costume in European Art, 1500-1850*, edited by Elizabeth Rodini and Elissa B. Weaver, pp. 13-21. Chicago: The David and Alfred Smart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 Hentschell, Roze. "A Question of Nation: Foreign Clothes on the English Subject." In *Clothing Culture, 1350-1650*, edited by Catherine Richardson, pp. 49-62. Aldershot: Ashgate, 2004.
- Hentschell, Roze. "Clothworkers and Social Protest: The Case of Thomas Deloney," *Comitatus: A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32 (2001), pp. 43-67.
- Hentschell, Roze. "Treasonous Textiles: Foreign Clo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ness," *Journal of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tudies*, 32:3 (2002), pp. 543-570.
- Horodowich, Liz. "Armchair Travelers and the Venetian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The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36:4 (2005), pp. 1039-1062.
- Ilg, Ulrike.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Costume Books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In *Clothing Culture, 1350-1650*, edited by Catherine Richardson, pp. 29-47. Aldershot: Ashgate, 2004.
- Jones, Ann Rosalind. "Habits, Holdings, Heterologies: Populations in Print in a 1562 Costume Book," *Yale French Studies*, 110 (2006), pp. 92-121.
- Jones, R. and P. Stallybrass, "Yellow Starch: Fabrications of the Jacobean Court." In *Renaissance Clothing and the Materials of Mem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9-85.
- Koeman, Cornelis, Günter Schilder, Marco van Egmond, and Peter van der Krogt. "Commerical Cartography and Map Production in the Low Countries, 1500-ca. 1672."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part 2,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pp. 1296-137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McKenna, John W. "How God Became an Englishman." In *Tudor Rule and Revolution: Essays for G. R. Elton from the American Friends*, edited by Delloyd J. Guth and John W. McKenna, pp. 25-4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Olian, Jo Anne. "Sixteenth-Century Costume Books," *Dress*, 3 (January 1977), pp. 20-48.
- Paresys, Isabelle. "Images de l'Autre vêtu à la Renaissance. Le recueil d'habits de François Desprez (1562-1567)," *Journal de la Renaissance*, 4 (2006), pp. 25-55.

- Paresys, Isabelle. "Paraitre et se vetir au XVIe siècle: morales vestimentaires." In *Paraître et se vêtir au XVIe siècle. Actes du XIIIe Colloque du Puy-en-Velay*, edited by Marie Viallon, pp. 11-36. Saint Etienn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de Saint-Etienne, 2006.
- Paulicelli, Eugenia. "Mapping the Worl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Dress in Cesare Vecellio's Costume Books," *The Italianist*, 28:3 (May 2008), pp. 24-53.
- Pocock, J. G. A. "England." I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Early-Modern Europe*, edited by Ores Ranum, pp. 98-117.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 Porter, Roy. "Enlightenment in England." In *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 edited by Roy Porter and Mikuláš Teich, pp. 1-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Rosenthal, Margaret F. and Ann Rosalind Jones. "Introduction, Vecellio and His World." In *The Clothing of The Renaissance World: Europe, Asia, Africa, the America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garet F. Rosenthal and Ann Rosalind Jones, pp. 8-48.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8.
- Rublack, Ulinka. "Clothing and Cultural Exchange in Renaissance Germany." In *Cultural Exchan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Herman Roodenburg, pp. 258-28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Shrank, Cathay. "Civil Tongues: Languages, Law and Re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Civil Discourses*, edited by Jennifer Richards, pp. 19-3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Traub, Valerie. "Mapping the Global Body." In *Early Modern Visual Culture: Representation, Race, and Empire in Renaissance England*, edited by Peter Erickson and Clark Huls, pp. 44-97.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0.
- Trevor-Roper, Hugh.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Highland Tradition of Scotland." 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edited by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pp. 15-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Van der Wee, Herman. "The Western European Woollen Industries, 1500-1750."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Western Textiles*, vol. 1, edited by David Jenkins, pp. 397-47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Warneke, Sara. "Educational Travelers: Popular Imagery and Public Critic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28:3 (1994), pp. 71-94.
- Wolf, Philipp. "The Emergence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uses and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In *Writ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Century England*, edited by Herbert Grabes, pp. 149-172. Amsterdam; Atlanta, G. A.: Rodopi, 2001.

三、網路資源

Heere, Lucas de. *Théâtre de tous les peuples et nations de la terre avec leurs habits, et ornemens diver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 Ghent, 1576.

<http://adore.ugent.be/OpenURL/app?id=archive.ugent.be:1EEACAD8-B1E8-11DF-966C-0D0679F64438&type=carousel&scrollto=126>, accessed 5 July, 2014.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online edition, January, 2008.

<http://www.oxforddnb.com/view/article/2870>, accessed 14 May, 2014.

<http://www.oed.com/view/Entry/54412?redirectedFrom=disguised#eid>, accessed 13 August, 2014.

Speed, John. *The Theatre of the Empire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611.

<http://www.lib.cam.ac.uk/deptserv/maps/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https://www.raremaps.com/gallery/detail/34866/The_Kingdome_of_Irland_Devided_into_severall_Provinces_and_the_againe/Speed.html, accessed 30 October, 201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English Broadside Ballad Archive*.

<http://ebba.english.ucsb.edu/ballad/30318/image>, accessed 1 January, 2015.

Clothing and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May-shine 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clothing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bod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t begins with a discussion of how nations were defined by clothing in Europe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Exploration, and particularly through printed “costume books” and maps. Then it moves to England, examining English discourse of dress and the wool cloth industry articulated by the popular writings of this period, such as pamphlets, travel writing, sermons, and maps. Such works not only expressed the solidarity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but also displayed various textu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Englishness. This article then connects the issue of clothing and the metaphor of the body to categorize their representations into three different images of the national body, which actually are three modes of clothing: the naked national body, the composite, and the civilized. The former two are negativ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English nation attributing to its lack of national costume and its inconsistency of dr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fashions. English writers discerned the decay of the nation in their

discussions of the country's naked body and its composite mode of clothing,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searched for the reasons for this decay and England's true national character. Those efforts led to a vision of a civilized national body that was founded upon true civility and an ordered society. This vision was also employed to promote traditional morality and the wool cloth industry. No matter which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ational body were promoted, they all illustrated that clothing stood out a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echanisms to convey and fabricate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body, clothing, costume books,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